

宣講福報

卷一

元錦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55
/



宣
講
福
報

光緒戊申春月
經元書室重刊

宣講三冊報

卷一目錄

力挽頹風
為善獲福
吉祥花
五桂聯芳
隔世報冤
一團穢氣
戒烟獲報
假善訴苦

採取
正心集
敦倫集
洗心錄
壽世元
善淫篇
正倫集
洗心鏡
化迷集

卷二目錄

嫁身娶媳

一寶翻梢

賢婦敦睦

勸夫四正

順妻棄母

紅綉鞋

牛倒捍墻

孝感雷神

卷三目錄

採取

善淫報

醒迷丹

正心集

養正集

善淫報

喚迷錄

醒迷丹

敦倫集

採取

友愛致祥

澤及枯骨

和順可風

二子索命

再世成仇

逆婦天誅

審牙床

卷四目錄

駕破舟

濫磁鑿

福壽花

壽世元

心體樂

順天錄

化迷集

敦倫集

洗心集

順天錄

順天錄

蘿葡頂

福壽花

陰陽扇

醒夢篇

活報誣節

養正集

嫌媳惡報

正倫集

雙報應

福壽花

宣講福報卷一

力挽頹風

道光癸卯年順慶所屬地方有一居士簡從正父亡母存家業稍可娶妻甯氏亦頗賢淑生二子長名世發次名世祥俱業儒尙未婚娶從正見世道濼漓人心不善釀成刀劫目下雖在江湖兩省終必蔓延川地因思於今 聖神顯靈要人宣講 聖諭以度末劫我不免將二子喚回棄了詩書尊崇闡化一則可以端品行而挽頹風二則可以長仁厚而化乖戾於是起幅担子喚子歸家欲出外宣講起程之時辭別老母囑咐妻子在家好心扶持母親而去由是每到一地便行宣講無問聽者多寡信者有無莫不殷勤

勸化懇切指示者且不講又言巫教有莫英與方含光者見宣講
 大行巫教多阻乃聚眾商議我輩自得巫教以來叨師祖師爺默
 佑日夜在外倒香米得利市何等不好却被這一些宣講生要勸
 人闢異端崇正學重 聖諭守戒規把我們衣飯碗都打脫了且
 目下遠方來一簡先生三父子於 神諭案証講又講得詳明發
 又發得透澈一不要錢二不要米三不要人供飯越見信從者眾
 怎麼是好局內又一人名曰古大喜言道二位師叔在此依徒姪
 一想到有個方法使人疑惑謗毀不信宣講則巫教復闡二人曰
 有何方法說來大家商籌大喜道謳於今出這宣講生領担各處
 去勸人我說不是各處勸人說甚黜邪要崇正又不要米與錢銀
 其名不要錢米其是到各處去煽惑人他們闡化不要緊你我巫教遭了瘟我們巫教
 這此我們還很些

是在背於今端公無人請牛角案子起灰塵於今宣講生事事都
甚愆又與人降妖伏怪又與人看經唸佛建醮修齋莫說我們端公無人請就是和尚道士都打在那冷宮裡去了怎奈
 道理宗孔聖我們焉能爭得贏已把他的担子封了依我到有一
 計定未知此事行不行你說出來大家斟酌若計策好我自從人
 把聖諭信神靈纔開此像門他說神道設教飛鸞開像立壇受戒
 多得很那個不想出迷津莫若你我也假信受戒過場做得清我
 頑灯唱戲都做來難道受只要收我把壇進於中便好奪漏坑
 者些戒的過場就做不來嗎者個漏坑我包原奪得倒我們行巫教那拏個裝像當神聖順口
 說些勸世文者神聖那個裝不來只怕那勸世文說得粗些話我
 兼文帶武誰个請讀書人暗做些詩詞歌賦讀熟後裝神聖說出來
 不信以為真呵總言今值末劫運多捐功果拿我們難豐浩要多

捐功果錢拿與我們替縱然人家多慳吝盤纏也要幾百文倘慳
 他宣講方可逃脫劫難如此駭詐要他們送盤纏都送不贏如此一作大爛糞自然到處
 疑謗生如此把宣講搞得个希爛謂宣講要錢與我們巫教無異自然疑謗叢生那個還信這宣講不成嗎久久必
 定全不信受戒轉作反戒人那時你我趨個勁要他宣講會閉門
 有我們假神教不怕他真神教人家都不信了他們宣講不閉門我斷不肯信者個妙計十分穩特來獻
 與眾師尊莫方二人聽罷贊道者個好妙計此是我師祖師爺
 顯聖使起你打者絕妙的主意於是對眾宣講生說我們先向前走
 錯邪路今聽聖諭甘願去異端以歸正教未知眾台肯收否眾宣
 講曰只要你們傾心向善如何不收乃為之設壇受戒不題後也
 起一付担子在外勸化未及半月古大喜便裝起像說人禍福多

有中者皆係莫方二人在外捕風捉影探訪來由是一人傳十十
 人傳百遠近男女盡皆深信遂生出無數搯索方來時而說死者
 猶在地獄受罪非多捐貲拿與像士前人不能超拔時而說病人
 性命難保非多出功果拿與像士多人不能延生一時勸人之局
 竟成索利之階而古大喜得此銀錢便穿綢掛緞騎馬坐轎又吸
 洋烟不但驕傲滿假而且嫖賭嚼搖自是穢德彰聞謗讟並與受
 戒者皆為灰心遵行者俱已輟志簡從正見道敗於此遂停講歸
 家就在鄉間每日勸兄弟以親愛諭妯娌以和睦做一切敬老憐
 貧矜孤恤寡之事者話不表又言古大喜等一日行至蓬邑遇一
 寡婦施常氏只有一子施澤惠身體瘦弱年至十八得染癆病日

輕夜重醫藥罔效，但家務富足，恐子不壽，致老無靠，就請古像士在家宣講數日。撤壇那夜，古大喜假冒齊天大聖臨壇，說了些詩句，便呼施常氏告以爾子之病，皆係前孽甚重，難以安好，欲求保護，暗中添齡，須出一百銀子，交付像士担上，猶須親身隨講担出外一月，方可保命消災，增福延壽，不然定無可救。常氏爲子心切，當時應允。及告別之時，拿銀一百兩，交付莫英，又命子收拾行李，路費同夥出外，誰知施澤惠素未離家，其心憂悶，且古大喜等到了一處，便裝模作樣，亂用亂吃，住則要人事奉，行則必需轎馬，而澤惠孤身一人，不惟飲食無人事奉，卽醫藥無人調理，沾動又被凌辱，未到半月，而病已臥床不起。古大喜等着人用轎送回，一面

分了銀兩，各往別處去了。且說簡從正雖然在鄉化導，終以勸人無幾爲慮，總想神靈顯聖，將者一趕，借宣講爲名者，概行誅戮，使其聖道大行。一日聞鄴邑出了秦小善，寔爲神聖附體，說人禍福，歷歷不爽，於是辭別母親妻子，兼行宣講，迤往鄴邑。爾時秦小善正在崇善壇降像，係周將軍臨壇，簡從正俯伏默叩，只見小善高聲言曰：爾簡生，不遠千里而來，求咱老子指示，洗耳靜聽。詩橫眼豎眉看簡生，已於吾道作干城。紅名冊註三三九，湖北公安授縣丞。歌世道衰，人心壞，已不堪問。姑負了我大清聖諭頒行，最恨的，男不良，女不柔順，一个个造就孽，如同海深。天老爺見凡民，不把善信才降下，眾魔王下界收生。歷年來，刀兵動，只在別省，皆因我

蜀川地宣講大行勸化者就該要勇力前進把男女只勸得歸真反滔爲甚麼造孽徒假冒神聖借神道作利藪哄騙錢銀者是他自作孽痴迷不醒不久日管叫他命喪殘生在陽世遭慘報吾且不論死陰司怎能够得見閻君爾簡生三父子紅冊註定化導人尙有那一片真心又能够體恤義培補德行鄉黨中貧乏者均沾其恩爾的毋錫遐齡八三數盡爾父子皆賜那壽享松筠從今後還須要勉力發憤於宣講切莫要輟志灰心 聖帝爺最喜的一番精進萬仙榜所收者盡是真誠爾果能將此論日夜體信劫可消慶可聚百福駢臻○諭畢而去簡從正見神如此吩示只得歸家努力宣講不題再說施澤惠抱病歸家未及五日一命而亡可

憐常氏見得子死哭死幾次只得從厚安葬因想者一趕假冒宣講的強盜奪騙百兩銀子還淡反將我兒引誘出外加病害死其忿焉洩乃往城中指名告古大喜等假冒神教哄騙銀錢等情太爺批准出差嚴拿又說古大喜主該天網恢恢疎而不漏那日他幾個正在黃姓腰店中歇息吸洋菸過癮將要出界奔往別縣被差人盤問拿獲拘押到縣太爺坐堂審問古大喜與莫英等自知惡貫已滿無可逃脫就將如何受戒規如何假充神像如何索銀錢一切始末縷細詳叙太爺聽罷大怒不已將銀兩衣物等件概行追盡各杖三百嚴刑俱收卡房古大喜等身受重刑疼痛不已又兼牢瘟大作無錢調養俱已死於卡內且說簡從正聽得此番

消息見善惡之報如影隨形，越是專心勸人，着力宣講，母親活到八十三歲而終，彼亦壽至七旬而卒。至今後裔昌盛，二子於宣講猶孜孜爲之而不倦。至簡從正死去，祥光照體，吉神護身，不一時去。至閻君殿前，閻君降階相迎，賜以傍坐，說道：以君幼而敏慧，長而慈仁，又作宣講之干城，爲神教之輔翼，其維持世道者，功不少矣。令判官閱簿，察他勸人有多少。判官閱簿稟曰：自伊受戒宣講，以至今日，共勸有二千七百人矣。閻君贊曰：善哉善哉，何其化導之多哉！乃命在冥府孝房辦事三年，卽任公安縣城隍。簡從正稟曰：我固沾神聖之恩，而古大喜等，假設神教，敗壞宣講，不知得何罪報。閻君曰：若輩苦刑用盡，已打入無間地獄，永無輪迴。從此案

看來我輩生逢盛世，又遇大緣，苟此身不從今生渡過，還從何處渡此身。凡我同人於宣講一道，無論親身與請人，皆要有一番精進心、猛勇心、久行不怠、庶幾不負己，亦不負人，不負天地鬼神，亦何所往而不利哉。若徒背一宣講之名，而毫無宣講之寔，其與莫英方、含光、古大喜等，厥罪惟均矣，可不懼哉。

爲善獲福

江南徽州王春和妻田氏，膝下無子，單生一女名玉蘭，幼許李錦川之子李郁爲婚。年十五，小接過門。那年十月十八，伊父春和壽滿六旬，玉蘭歸寧，與父拜祝，預稟娉娉，携弟李長齡，一路作伴，來在孝廉陳謙宅前，路經小河，有跳磴十餘步，冬水方漲，所現無幾。

王蘭引着兄弟經過，恰至河心，長齡失足跌水，玉蘭去扯，牽連同墜。正在危急，適逢陳孝廉夫婦出望，見而救之，留至其家烘衣更服。探問來歷，玉蘭先行拜禮。次說姓氏里居，陳謙見其出言溫雅，舉止端方，次日命人送歸母家。一堂聚順，不勝歡喜，宴罷，其弟歸錦川，詢及衣履如何，改色。長齡將跌河蒙救，止宿之事，直告錦川。乃怒曰：「想我族門高戶大，玉蘭奴才有失家教，寄宿於外，非完女也。不如趁此退了，免聽後話。」遂央媒往說，媒人不得已，至王家，將情由叙談一遍。春和夫婦聞言，氣得捶胸跌足，俟媒去，叫女兒出堂，問其果有此事否。玉蘭不敢隱瞞，春和不待詞畢，怒從心起，辱罵飽打，可憐玉蘭無辜受屈，挨痛不過，跪在父前，涕泣而言曰：○

王王蘭雙膝跪珠，淚滾滾尊一聲「爹媽」，格外原情。女是娘羅裙帶，從小撫引，盤養大，費盡了萬苦千辛。你既曉得萬苦千辛，你的兒雖女流，不甚愚蠢，知三從、曉四德。玉潔冰清，爹昔年甘心許李家，為聘十五歲奉母命，送到他門，都只為兒的。父六旬誌慶，稟公，妻偕幼弟拜祝長庚。既與我祝壽為甚，有一位孝廉公，原本陳姓，他當門一小河水，勢盈盈行到此，欲別往，無有路徑，引兄弟步一步，才過跳磴，弟仆水，我救他，幾同廢命。爹蒙得陳舉人再造之恩，又留兒在他家，將衣換更，我才把去來事備述分明。那是無親無故，人就該各人走嗎？他言道：「與爹爹也曾識認，念友誼，止一宿，明日遂行。」公與妻不原情，因此生忿，豈知我見得天質得鬼神。誰人叫你這了，頭不爭氣惹下，

波吞爲父
惠氣的

且爹媽既生我該知本性或是賢或是愚豈無定評天

地間邪淫事難以概論想女兒豈是那無恥之人

無風不起浪你
自惹其災來

况還有陳孝廉活口對証父當去訪一訪查其假真倘屬寔活埋
兒絕無遺恨若不然冤屈死目亦不瞑望爹爹將兒言漫漫思忖
湏當念骨肉恩暫息雷霆○王春和聽得女兒這番言語就往陳
謙處聲言拜恩其寔暗訪消息要知心腹事但聽口中言陳謙見
春和動問從頭細講滿腔仁慈春和此時釋疑轉請孝廉公同去
李家借重分辨陳謙暗想我若吝步昔欲救人之危今反破人婚
姻此正要好不得好反轉討煩惱比時偕春和去在李家說明誰
知錦川爲人多疑而寡情堅執不允激得春和乘興而來敗興而

歸將玉蘭怒打一陣趕出在外玉蘭受逼不過潛至後林投環自
縊繩帶連斷幾次轉思投水業走河邊猛想不可我如今不敢死
者有四一則羞慚父母想我在家謹遵母訓內則宗族外則鄉鄰
誰不說我女德無虧父母教誨得好今遭不白之冤羞得父母無
面見人若不雪此遺恨死在九泉何以甘心二則人生在世不怕
三十而死只怕死後無名今我爲父壽誕惹下風波好比無價之
寶誤入污泥在生萬人咒罵沒後千載曠名倘負屈身死這番冤
情誰爲原量三則帶壞世俗人家養女誰不望成好人與父母增
光我今偶宿於外公婆疑心太重無中生有非早些辨明醜聲傳
出個個俱說女不可撿養女是條禍不養也得過打胎溺女因我

而甚罪有攸歸此如何了得四則違背丈夫婦道從一而終自我
 過門至今雖未完婚而已同居爹媽公婆今做得這樣絕情我若
 自盡丈夫未知異日聞之信以為真豈不大傷夫心正是欲進不
 可欲退不能天色又晚無處棲止正在躊躇忽聞鐘聲佇望良久
 見一古廟心想靠人不如靠神前去投宿祝告菩薩再作區處玉
 蘭入廟見是觀音院住持俱是尼姑幸得安身且喜神前現有香
 燭夜靜更深獨於觀音座前焚香懇告詎玉蘭女初上香泪流
 滿面三叩首將衷曲祝告神前因我父王春和花甲初滿帶兄弟
 李長齡去祝壽誕菩薩呀該小女有難星自己脚不穩不料得路途中遭了凶險過
 跳磴失打點跌下深潭多感得大恩人將我救免菩薩呀這是他救人的好心况

此人大聲嚇嚇名陳謙他本孝廉留至家烘衣服止宿一晚小女這也
 有名望聲嚇嚇名陳謙他本孝廉留至家烘衣服止宿一晚這也
 是因衣溼天又黑了出乎不得已菩薩呀公婆全不原量我公婆疑心重要退姻緣可憐我完
 璧體受此辱玷跳之在黃河內難洗寒冤菩薩呀菩薩救小女的苦命吓次上香
 六叩首心血湧冒王玉蘭對神聖再訴根苗菩薩在上聽小女訴來小女概是寔情
 奴出門我丈夫全未知曉公婆嫌父母怒逼往外逃辜負了兩夫
 妻百年之好尚未曾成鴛鴦一旦相拋奴本待不尋死無有計較
 欲自盡又污辱門大牆高今夜晚對菩薩躬身祈禱菩薩我前後
 一切事概付神曹倘若苦命女不蒙相保菩薩舉目望無有親
 怎樣開交三上香九叩首長此跪稟連聲呼救苦難靈感觀音菩薩
 菩薩你在世救了多少苦難人塵世上曾救活百千萬姓難道說這件事就不知

情身雖在南海岸有求必應發慈悲施惻隱大顯威靈

菩薩小女這番心惟

菩薩知道鑒此心果能够伸冤雪恨異日後在神前長點夜灯

我願早

晚焚香盪八个頭總使公婆與父母俱釋怨忿又還在那裡去普

渡眾生如不然寔係難苟延餘命我情願死在此決不起身

顯聖我也不要這條命了玉蘭上香後精神疲倦就於龕前瞌睡菩薩見伊後

如不

有大貴暗地指引遂道王玉蘭休得貪睡附近有一員外孔肇修

夫

夫婦乏嗣廣行方便無善不作往投是有出頭之日吾言謹記玉

蘭

蘭早起默記神言拜辭出廟路行五里許見一高大宅場棟宇輝

煌

煌想道莫非就是孔員外家兼以肚中飢餓遂向門外呼叫正遇

員外與夫人

花園賞玩聞其聲即出視十分和氣接一片善機迎

玉蘭

玉蘭上前問曰公公是孔員外

孔曰

孔曰然玉蘭即忙下拜遂將所

負

負冤情神指往投一一悉真員外向夫人道想我二老年將半百

兒

兒女俱無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正宜栽培心地補養福田意欲將

此

此女看照何如夫人聞言滿心歡喜即留府中另眼相待玉蘭自

此

此服侍二老到還過得終朝且說他丈夫李郁那日自書房歸伊

父

父錦川始將逐妻之事對兒明說李郁當面不敢異言退後自思

姻

姻緣本是前修美醜原非人謀我這姻親本屬童婚一旦逐回娘

家

家終身無主於心何忍不免惜言仍去讀書瞞過父母私會妻子

一

一面第二日假作就館形狀竟往岳父家去春和道令尊面退我

已

已將他趕出不知何往李郁眼含珠泪只得四處找尋訪了數日

宣

宣讀前報

卷一

卷一為善獲福

宣

聞得蒙孔員外收留遂奔至府以禮相見員外問其姓名清楚才使玉蘭出見後於席間謂李郁曰足下口讀聖賢志在功名今不憚跋涉採訪妻室可算良心不負但你父母多疑鮮仁理應極力周旋曲全其事方妥李郁遵命而回誰料伊父錦川見子入館日久端去看望老師乃言並未來館心生疑惑卽回坐臥不安欲往廟求神抽籤走至半路父子劈面撞見途中不問一語及至回家李郁自行請罪告以去所二老大怒責其背親私妻不由分說只是毒打李郁婉言諫曰禮之用惟婚姻爲兢兢故婚姻居人倫之首兒已問王氏偶宿陳家萬不得已况堂堂孝廉禮門義路豈作非爲事未敗露而忍於退親人孰無情誰能遣此爹媽呀人人生

女個個必嫁倘使如意則娶拂意則退恐天下不盡如意之女且古人有幾句詩說得好天合姻緣巧人謀乃勝天嫌疑生白璧離間誤青年爹媽何不忍耐三思李郁這些話講得他父母七竅冒火拳打足踢以順妻逆親定成罪名將他趕出不以爲子李郁請族親哀懇斷不准情萬般無奈權於柴房內住了幾日飲食廢絕不許見面如若見面定要處死任隨甚麼人講情那是不准的李郁無奈只得大哭一場見無有憐憫不得已往陳謙處將妻在孔府與已被逐歷叙始末欲借孝廉情面挽回親心陳謙曰爾父我已勸之奈善言不入今旣將你夫妻俱逐在外當避親怒我給銀二十兩急向孔員外並求相容但要立志懶惰生機少勤儉活路

多受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候爾父悔悟之時歸家不遲李郁蒙
 孝廉這番雅愛又承厚賜感謝不已無可如何才去孔府同求員
 外看顧員外見他夫婦俱投另擇方便處與作長久計別地無有
 空房特將古窰收拾妥當踩些田地命他耕種以供衣食此正全
 人婚姻
 難中好 又思男長女大同處不便勸其完婚結納之期郁接員外
 救人也 二老來窰苦無款待抱愧良多適有一賣鰍鱖者路過稱了一斤
 員外見之連道不可不可你會不知鰍鱖雖屬微物能達天時夜
 晚能知朝北斗杪鬆泥脚禾苗易長何苦食他况陰騭文所載舉
 步常看虫蟻又壽禪師有云汝欲延生須放生凡事惺惺須怨已
 他若死時你救他你若死時天救你予歷驗有種徒貪口腹傷生

甚眾臨死多見慘報子孫少有發積蓋殺機太深孽根不淺殺氣
 太重陰律不宥以後勸你一切牛犬鰍鱖等物都戒勿食斯能體
 上帝好生之心存仁人不忍之念自有吉神擁護你今所遭如此
 正宜力行善事快將鰍鱖放在宅前藕堰我就心領了雖無酒殺
 亦不見怪午後二老偕歸走至堰邊猛見鰍鱖羣集仰望少頃攸
 然而逝夫人見之大吃一驚不覺身懷六甲第二年雙生貴子長
 名成仁次成美眉清目秀員外喜甚此由平素廣行方便救難
 濟急兼愛惜物命之報也李
 郁夫婦同日亦生一子名逢春朝夕殷勤撫之引至歲半李郁偶
 染重病伊妻王氏會割股以救而不能愈竟一命身亡玉蘭想起
 爹娘棄絕公婆退休所靠以終身者丈夫耳今遭大變衣棺全無

員外雖賢也不便開口了，丈夫又如何安埋，計窮氣逼昏絕在地，幸員外夫婦聞郁死往看，乃見歲半孩兒滾來滾去，呱呱不止，王氏仰臥尸旁，只有一線之氣，員外也覺泪流，即命人用姜湯灌之，頃刻方甦，員外樂助衣衾棺槨，又施陰地安葬，窀後王氏跪謝大恩，手抱嬌兒身坐坟台，一場大哭，守守着坟台把情訴，咽喉耿耿痛心腹，夫今不管作了古，孤兒寡婦怎結局，夫君呀為甚把我丟了，曾不記奴的苦楚奴將一生苦來數，夫君地下聽明目，曾記初把手歸賦，係是小抱禮從俗，因為爹爹六旬度，兄弟作伴在中途，陳家宅前隔江渚，才過跳磴偶失足，孝廉留在他家住，夫人待我甚賢淑，夫君呀，想起公婆好恨的那公婆聞言雷霆怒，就請媒人到娘屋，從頭至尾說原故，爹媽聞

言惡心腹，當時足踏手又舞，氣忿不過痛打奴，哎我那忍過身打心的爹媽得無好處寔不能容，往外逐本欲自縊尋短路，回心一想才糊塗，冤屈未伸埋淨土，不美罵名萬載錄，路上受盡千般苦，觀音廟內求活佛，多感神聖來擁護，明明指引不須卜，出廟行程日當午，見所宅場巍巍乎，夫君哪多蒙員外救難濟急恩深似海員外夫婦閒遊步，難中提携樂相扶，命在府中暫棲住，妻得安身足衣祿，此段情由瞞夫主事，後公婆才說出，夫君哪你的好心腸賢德夫君心不負，假說仍去將書讀，探得為妻在孔府，不遠千里來看奴，面會不便把話吐，只得陰倒悄悄哭，員外比日忙吩咐，叫夫回家漫躊躇，不料夫君事敗露得罪，於親竟難贖，哎我那不原情的公婆吓再三託人求寬恕，骨肉之情一線無，不

宣講前幸

卷一 為善獲福

三

以為子趕出戶員外垂憐窰內住當天結納成夫婦鴛鴦相配敦和睦幸得生子繼宗祖只說安享淡泊福天呀天只說苦人那知天佑那知如此

天神不保護修短有數命嗚呼枉自為妻曾割股滿腔恩愛未表

暴如今守節將孤撫呀夫君放心不必生疑狐節孝二字我清楚與

你增色光門閭今承員外來看顧又助衣衾施棺木位叔叔伯伯

眾位扶柩把力努身埋窰後可安不從此陰陽兩相阻呀夫君長保

你兒接香爐王氏哭畢回在窰中紡績度日幽棲不知紅日落洞

天惟望白雲飛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未幾逢春已到六歲員外見

其品貌不凡叫去館中與二子同窗攻書接讀十載文理頗好是

年道考逢春與孔成仁成美俱遊泮水且連科同中三人榮歸拜

見員外不勝欣幸員外於是更加栽培轉接母子府中安扎三人

好同北上去京點名入場逢春文稿已成那夜將膳正忽然燈爆將卷

焚燒數行逢春拍案稱恨連號陳謙上前安慰道李兄卷已被焚

諒科分未到不過普屈奈我機神不暢文詞欠佳何不將稿送我倘蒙得中

當圖厚報逢春欣然與之發榜後孔成仁會亞元陳謙二十名進

士逢春回拜賀陳謙曰公作何陰德而以我文成名公歸何以報

我陳謙曰憶二十年前曾救一女子跌河溺水其後翁姑議退婚

而我又賜銀二十兩曲全婚姻但事過境遷忘却姓名或者即此

事耳逢春乃伏地而拜曰老先生即我母之恩人也因我年幼母

常言之拜訪未獲其人幸今天從人願此文藝所以報也永以師

禮事之陳謙遜謝知逢春將歸送銀一百兩以作費資逢春再三推却乃受不日與孔成美同回陳謙留京榜下即放孔成仁歸班在禮部効力後居大理寺正卿轉陞少傅念逢春單寒極力保舉以知縣提用逢春母子將赴任難舍員外夫婦之恩泪溼衣襟而別王氏不忍退婚之事本是行孝之媳命子迎接公婆與叔父長齡並外祖二老同享榮華錦川春和面面相覷自覺抱慚那知此女後來得此地步喜得此日能全己羞殺當初錯怪人逢春到不介懷一至任所克盡孝道爲官清廉聲名赫奕心想道不因漁父引怎得見波濤即便申文將孔員外保全一家大恩奏聞朝廷皇上大喜封員外孔肇修爲朝議大夫夫人封一品次子成美善

人之後現居孝廉提陞雲南道監察御史欽賜孔肇修爲善獲福四字天之報施善人豈有爽哉何世有求嗣者只知多娶妾以種胎不知培善以種德求名者只知工文字不知積陰功是皆舍本逐末終屬無益不如以孔員外陳謙爲法求之未有不應者也

吉祥花

咸豐間河東青獅嶺惠時行家富好施妻從氏生子長懷民次保民近四十又生三子安民時行見子皆不凡越作善事修橋路設義渡平糶救饑賣田二分亦無悔只剩青獅嶺三百挑谷子房屋一向惠老自奉儉約衣食尙足數年懷民入文學娶安民保民入武庠娶康氏安民年幼攻書但安民性刻錢米絲毫不讓康氏太

忽米糧全不當數。二老屢戒不聽，常以為憂。因想與安民娶一賢婦，訪知吉為善之女，請媒求婚。那吉為善家教極好，子天相天佑，俱文生為善生女，頭夜夢庭開五色異花，次日生女，取名祥花。靈敏勝過兩兄，父教以書，過目成誦，十二歲並通經史大義，為善見惠家求婚，察知積德多年，子亦超羣，遂允之。時行只想安民入學，後接親，不料兩考未進。安民年已十八，負氣不讀，要了一年時行，乃為他完娶。吉氏到屋，孝敬慈和，操持檢點，深得一家歡心。只是安民二年仍不上學，父兄勸戒，置若罔聞。一夜吉氏見夫喜悅，於是跪夫面前，安民問道：「你這是作甚？」吉氏道：「妻有番苦情。」安民曰：「你講。」吉氏訴曰：「請夫君寬坐片時候，聽為妻把這苦情。」

求夫妻們，今世同船渡，皆因是五百年前修。在娘家聽爹說得有說，夫君功名不消愁，就望夫才名高北斗，就望夫文光射斗牛。那知道至今未成就，還在想混過這春秋。有功名不想公婆善事多，年做是望兒，個個做公侯。兩兄有功名是一兩兄長，學門為俊秀，夫你一摸，還是這光頭，就算你不是扳桂手，未必然泮都不能游。不入學，還跟兄一到人家請吃茶與酒，聽稱呼。呀，你都有些羞，那羞稱兩兄，老爺不離口，呼先生，就是把你搗，輕狂人還要笑得醜。總說你戀妻把書丟，夫想到此，看你息不息，想到此，叫妻憂不憂。憂又怎樣。○夫君呀，只要夫精神一抖擻，在窗下自把放心收，早與晚詩書常在手，體師教好古，龜勉求苦讀人，皇天不辜負，又何難。平地上。

高樓到來科定是發案首，接連間及第步瀛洲。

安民聽了大喜云：承你好話，但父母

催我不讀，今聽你勸別人，豈不笑我聽妻言的嗎？

讀書的多半得內助。古賢人也聽妻商

籌，那个

蘇老泉因他妻引誘，一發憤，衣冠拜冕旒。杜羔妻題詩將

夫急，一奮志，金殿點鰲頭。妻雖然難比古賢婦。

夫你志氣不亞杜

與蘇果能夠揚名顯父母。夫那時孝行才算周。

這樣說你起來，夫我去讀書就是

呀，准了情，這裡再叩首。好光陰，切莫付東流。○安民聽罷，想妻雖

是女流，頗知大義。因問道：你說蘇老泉妻怎樣引誘？杜羔妻題甚

詩？愚夫呀，吉氏道：老泉二十七歲，尚縱酒佚遊。妻程氏題數語貼

書房云

少而好學，日出東方壯而好學，日在中央。老而好學，秉燭

之光，人不知學，悠悠夜長。嗟爾士子，勿怠勿荒。○老泉見之，嘆曰：

賢妻誨我深矣，遂發憤點翰林。杜羔妻劉氏聞夫未進學，將近屋

使人迎，以詩曰：良人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

君面，君若來時，近夜來。羔見詩，羞憤不歸，苦讀三年，竟點狀元。夫

呀，舜何人，予何人有為者，亦若是安民想道：我反不及婦人，抱愧

良多。因對妻道：要立志何難，我上學就是吉氏歡喜拜謝，連夜收

拾，次日安民果辭父母讀書去了。惠老夫婦更喜吉氏賢淑，但吉

氏不但成德成名，敬丈夫，並且修善修福。和妯娌見大嫂升斗多

虧貧人，二嫂殘飯常傾瀕鍋，想直諫怕傷和睦，不如他先做起。凡

他去搗米，必滿些與人，差點少數錢，稟明公婆，竟自讓了。大嫂道

么，嬌手太鬆，怎能積財。吉氏道：女箴云：也要仔細，也要寬大。事事

刻薄須防禍害，又云多積陰隲，少積錢財。見孫若好，用去還來，是教婦女要仁慈些。他見桌上撒飯，就拈起吃地下的米。潏缸的飯，用水洗了也吃。二嫂道：「么嬌太嗇，這樣齷齪，怎麼吃？只可喂猪喂雞嗎？」吉氏道：「女訓云：剩飯殘菜都要愛惜。看那窮人糠草也吃，這是飯，怎吃不得？」二嫂道：「你自己殘菜殘飯都不肯遭踏，怎麼施叫化子，又捨得嗎？」吉氏道：「一米一線窮人汗血捨是陰隲，費是作孽，人自用要儉，待人要厚。婦女更不可不如此。兩嫂當面稱善，性終未改。吉氏想總要勸轉，在嫂前極盡道：「嫂亦友愛，一夜笑對兩嫂道：「妹想談談家常，嫂說好否？」兩嫂笑道：「那就好得很。」吉氏乃捧茶請嫂坐下，從容說道：「尊嫂坐，吓莫忙睡好，熱茶都請吃一杯。」

妯娌間勝如親姊妹，有事情大家定從違。心腹話都要莫隱諱，善相勸，有過要相規。是要人要想老來有福氣，把福田趁早拿糞堆。是要妹今夜與嫂先告罪。呀若肯聽，妹就說隱微。講想公婆待人多恩惠，賣田地都在把善為好事。多兩兄才拔萃，文與武鬪門各占魁。到如今衣食還不匱，這都是老的有栽培。你我本是享公婆自己雖積累。呀你和我還要把勁催。大嫂云我那些大嫂嫂有些刻財利錢太緊，一文不放飛，殊不知有餘要周濟。收賬項多少推一推，賣谷米升斗要擡起。做些福莫把窮人虧。二嫂問我得二嫂嫂有些未過細，把殘飯常往潏缸揮。是米糧謹防撒在地，怕掃出倒在糞一堆。喂雞犬都不可大意，惜些福莫把過惡措。二

呀這兩項人恨天不喜報應到，定有禍相隨。怎有刻貧窮，外人怨

恨你見幾多，大戶化成灰，賤谷米，天神惱怒你，聽空中時常响，炸雷爲甚麼，先富後討米，只因他刻薄把家肥，爲甚麼貧賤成富貴，只因他重粟把德培，勸嫂嫂從今要改悔，學公婆那們樣慈悲，惜福的福留在後輩作福的，福還要收回到老來，兒孫都秀美，享福壽，喜氣藹門楣，望嫂嫂細心去體會，看這話到底是耶非。○兩嫂聽了說道：多承么，嬌指示，各自睡了。從此各各改癖氣，惠老婦見安氏在寬厚，康氏在檢點，知是吉氏以德化轉，心中甚喜，因命懷民教諸孫讀書，保民理家務，內事命吉氏料理，妯娌自此勤儉和睦，異常，真是和氣致祥，每年田地收成加倍，牲畜孳息亦多年。

積錢男女並無病患，那惠安民自聽妻上學，俗言世間無難事，只怕心不專，發憤兩年，縣試就發批，院試入學，回家老幼俱歡喜，不盡是夜安民笑向妻曰：爲夫今日功名如意，全仗賢妻內助之力。吉氏道：夫君莫就說如意，男兒事業經綸天下，立志要高，規模要大，區區一個青衿，何足道哉，夫當從此奮志上進，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那時才如意，妻才與夫道喜，安民道：妻言是也，遂在家精習舉業，正值咸豐八年鄉試，兩兄皆無上進，安民一人收拾上省，辭別父母兄嫂，入內別妻，不覺下泪，吉氏道：夫君呀，妻還記得首古詩相送，安民道：你快吟來，吉氏吟曰：自古男兒志四方，出門何必泪汪汪，滿朝朱紫文章貴，結髮夫妻歲月長，衾暖

豈如桃浪暖粉香不敵桂花香願君高步蟾宮日早寫泥金報故鄉安民含笑起程而去各位像吉氏這樣賢淑鄉里誰不稱贊你看他婆婆逢人誇獎常要他陪伴那天六月中旬天氣甚熱他婆婆命吉氏陪伴園內閒耍園側有一條大路只見兩個婦人同走一個年十八九歲頭戴高髻簪身穿大鑲滾的衣服高底鞋拖褲腳擦胭脂粉妖艷異常一個二十多歲蓬頭垢面穿皂色衣衫黑白斑點不一行如展翅飛鳥形狀不堪同至園側槐樹下解衣露乳搖扇歇涼吉氏問婆婆云此婦是誰惠母曰前頭是奚么的婦人苟氏性柔軟後頭是焦二的婦人井氏性悍惡且聽他說些啖子只聽得苟氏說道火神廟的戲諒才開台何不談些家常走想你我

在世總要公婆不能管丈夫不能壓妯娌不能欺清閒不受勞苦日享鮮衣美食就是婦女狠處井氏道妹有何長願求指點那苟氏道○爲妹別樣才學淺慣會用巧把人瞞事奉公婆巧檢點經管衣食甚耐煩背後就不像當面誰人識破我耍奸丈夫溫柔巧巴恋一天光替我下壺剛強望他將苦嘆哭得他的五心酸妯娌更好巧盤算跟他說話像糖甜他們歡喜我軟款有事都替我上前有利我先幾步趕有害我就躲一邊活路忙時裝病患頭上只用帕帕纏客來我先稱能幹辦菜嘗味我占先聽說唱戲儘我看要走人戶儘我翫一巧百事都管現鮮衣美食得不難哄得一家車車轉都中我的巧機關愛我敬我不斷縈誰肯欺壓把我嫌○

說畢只見井氏搖頭道妹過場太多那有許多心去用我所不取
荀氏道姐有高才妹願受教那井氏道○賢妹用巧太煩瑣我只
一潑更撒脫一家是事都由我我就大量沒話說要是那箇談我
錯他講道理我放潑倘若打我更冒火亂搗亂咬撞腦壳打雞罵
狗鍋撻破還要弔頸去投河一潑百事都安妥那怕丈夫與公婆
公婆見潑他怕禍丈夫見潑跑上坡妯娌見潑別家躲伯叔見潑
魂嚇落隨我儘睡隨我坐只怕潑性不發作穿吃隨我自辦貨那
箇敢來說聲莫一家見我怕不過誰肯欺壓來管着吉氏聽畢對
婆婆說道二婦人均有弊病殊屬可恥只見荀氏笑道像姐凶暴
悍惡全無羞恥之心妹亦不取那井氏怒容滿面將有放潑之形

荀氏笑容相待巧言對答頃刻吵鬧不堪惠母命吉氏勸他亦是
口德吉氏遵命提茶至槐下見禮奉茶二婦一問知是惠么相公
娘子素聞吉氏賢淑見他身穿布衣打扮朴素覺自己穿戴不稱
面有愧色吉氏問爭論何事二婦以實告吉氏斂手蓋足和顏悅
色道你我俱屬坤道不知二位大嫂肯聽道理否二婦同說願聽
吉氏乃拘理說道○我怕你爲甚事鬧鬧開爭這個巧與潑於
理不通凡男子要知道倫常體統是婦女要講究四德三從那三
家從父奉茶湯伏侍走動嫁從夫要內助柔順温恭夫死後要從
子莫把禍縱教耕讀兩條路望他成龍那四論四德能全備一生
德用也無別就是這德言容工要幽閒要貞靜孝順敬奉與慈和

這婦德誰不當崇。聲低小說好話，婦言穩重。衣潔淨，行端莊，就是
婦容辦茶飯，勤紡績工，莫閒空。這四件，婦女們少得那宗。我初
會看吓我們德該有一二德。奚么嫂你奸巧，慣把人哄。焦二嫂你放潑，吵鬧更
凶。將公婆與丈夫全未尊重，是妯娌和伯叔全未寬容。用心勁放
痞，薑格外做弄，把德字怕丟在九霄雲中。我們都會說爭是非，聲
如雷，山都吼動。况你們是巧言，總不由衷。放潑言不及義，只講鬪
勇者。婦言做女時，全未用功。苟云我者樣打太妖艷，裝扮像狐狸
出洞，高靴纂，鑲滾衣，褲穿灯笼。并云我全不打太邈邈，汗臭氣薰，
人作湧衣，不洗頭，不梳，儘他亂鬢。你兩人打扮都希奇古董。者婦
容與書上大不相同。我屋裡做得有好天氣，不在家，經理栽種在

路上，趑躅勁，奔走西東。這就是把女工欠缺未用。你二人是者樣
自敗門風。依我說，不消潑，有人護擁，不消巧，吞人愛，個個順從者
道理，在恭敬，易做易懂。學會了一輩子，用之不窮。○苟氏并氏聽
了者些道理，如夢初醒，心中抱愧，也不看戲了，拜謝吉氏四禮，轉
歸二人邊，走邊悔。苟云悔不該，暗用心，一味奸巧。把三從合四德，
盡行丟拋，呼哄了者一家，老老少少有婦德。全未沾一分半毫，更
不該愛打扮，花花草草，抹胭脂，合水粉，戰戰搖搖。并云妹妹那是
那曉得，外面好，內必不好。只說我人出色，善會妖嬈。又誰知吉姐
姐，劈面撞倒，論道理，羞得我無處躲避。我都過站不穩，坐不穩，恨
不得了。呀者時候，我臉上還在發燒。我怕是册到不如改氣

學守婦道把吉姑教的話漫漫來操

說完在溝中洗了臉用帶扎

何如并云你那臉紅一塊白一塊好似花臉樣苟云咬我這臉似

悔些些悔從前做的事件是錯為甚麼不要臉放蕩發潑把公

婆常惹得泪流潏潏把丈夫來出氣帽子映落是妯娌與伯叔見

我就躲高了興我還要撈手撈腳從此起頭懶梳脚也懶裏穿件

衣像煤炭不把水哈你快把臉洗吓者冷水摸上臉溜滑不過頸項上像

捍麵越捍越多洗不干淨要另外想方洗不淨我今夜早有斟酌燒一盆滾

開水捶些皂角今天你吉姐姐幾句話羞得死我只恨我未戴得

鬼臉壳壳又蒙他把道理過細說破才曉得放潑蕩造了大惡從

今後學操持圖個結果回家去把癩氣盡行改却○苟井二婦回

家各照吉氏言語學習盡改性情成了賢婦正是吉氏愛人以德

處惠家得了吉氏賢助百為皆順是年九月十五惠老滿六旬保

民出門贖業未回懷民設席與父慶壽忽來一道人席前拱手道

陪壽星飲酒可乎惠老讓位道人上坐滿飲數杯取丹條二軸相

贈惠父子拜求姓名答云金刀豎卯年每在水邊頑識得山人戲

非同等閒看拜辭出門不見懷民當展挂丹條見無字跡細思四

語乃劉海仙也焚香叩謝忽保民回家將契交父惠老正喜業歸

原主俄聞內室嬰兒哭聲惠母笑說吉氏得了孫兒又添一喜忽

火炮連天到屋請封君道喜却是安民中舉的報子到了惠老一

連三喜又見劉仙丹條一軸現出詩云雲頭一按醉流霞喜氣常

蒸積善家。事事人皆如意。獲須知天賜吉祥花。一軸現十二字云。福壽全富貴。綿惠迪吉。豈偶然。一家望空拜謝。惠老笑謂妻子曰。我一生雖無大功善。幸子俱成立。媳皆賢孝。年滿花甲。見此祥瑞。都是神天默佑。乃能如此。看來人總要作善。方能致祥。爾等須謹記之。過月餘。安民歸家。祭祖會客。親友慶賀數日。奚苟氏、焦井氏亦辦禮來謝吉氏。執禮甚恭。感情不了。此咸豐戊午己未年事也。惠家目下人文蔚起。諸事如意。將來發達。自不待言。可見人能爲善。卽有肖子賢婦。生其家。光大門庭。定然不爽。特患人不能學惠老耳。至若吉氏之善言善行。後必享高壽。受誥封。吾願天下後世婦女皆效之。又何患福不能致。福不能消。作事不能如意哉。人要

學焦氏井氏善於受教。聽勸改過。自可均成爲賢婦也。

五桂聯芳

昔文昌帝君陰騭文曰。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三字經說得有。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就此四句言之。無論男婦。莫不知道。但只知其大略。未能曉其始末。余逐一講說。眾台一聽。昔有竇禹鈞號燕山者。乃北京燕山人也。其家富足。廣積銀錢。正好作善。種德惜乎貪心太重。論在父母面前。孝道無虧。不料父母同年而逝。正是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燕山抱恨終天。不思爲善。醉親。慳吝非常。膝下無子。不以爲然。刻薄佃戶。貪婪無厭。後三年服滿。乃是月半中元之期。燕山備辦祭禮。迎請祖宗父母歸

家享祀是夜人有誠心神有感應三更時分夢父同行三人衣冠楚楚坐於堂中燕山喜極捧茶恭候問曰父親呀上坐尊年何人父曰是爾高祖拜禮又問曰下坐尊年何人父曰是爾曾祖亦拜禮畢只見高祖言曰某不行善子嗣艱難送夢與他回心改過濟人利物放生戒殺提携窮人今得三子曾祖言曰某人不孝刻待弟兄敗人名節好嫖好賭送夢提醒亦知回心病害四月後兩子成林言畢燕山跪地哭曰高曾祖父爲甚我有四十一二無兒接後又不與我帶信送子家財萬貫何人執掌祖父罵曰爾這奴才造罪不小刻薄奸貪不但子嗣無有還要短爾壽算燕山哭曰我不想兒只要多活幾年多積銀錢人人稱我發財就是其祖罵道

爾不想兒只想發財我問爾死帶得去否况短爾的壽四十三就在來年止說罷欲拂袖而去燕山聽死期將近扯住祖父衣襟角說道我願改前非力行善事高祖埋頭已久言曰唉有改彌天之罪一悔便消只要你真心痛改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救人急難濟人困苦見善必爲知過必改自獲吉祥可以添壽可以生子要積一萬功善方可謹記謹記說畢飄然而去燕山聞聽大聲歡笑一驚而醒反覆揣度好容易一萬功善費錢若干睡熟夢兆何足介意俗云打噴嚏鼻子癢時是猜夢是想我豈信此虛渺之事次早晨後至福壽場買貨聞人言廟中說善勸人見男女兩旁靜聽燕山亦入廟去聽正讀堪嘆人生莫來由日也憂愁夜也

憂愁朝日奔波苦謀求人勸他行善只說銀錢難休人勸他修道
又說家業難丟一爲子留二爲孫留留來留去白了少年頭子若
成器也還罷休子不成器好似水上油一朝閻君把簿鈎子也難
留孫也難留空起雙手一個人走子孫在那裡銀錢帶得不一程
來在鬼門關頭回憶生前事白骨埋山邱細想起眼淚流人生在
世有甚來由莫甚來由不如從茲趁早修一不要爾出家去剃頭
二不要爾挽纂把道求濟人利物卽是渡人舟到那功成圓滿日
赴蓬萊步瀛洲與三星爲友五老同儔何等自在何等優游願世
人急急修苦貪銀錢莫來由讀畢此是呂祖勸人淡財歌其歌甚
長燕山聽至此大不歡悅以爲譏誚之語怒氣勃勃出廟而去行
在街上偶近鄰張樸齋請吃午飯言兄台宜早些歸府我無人來
催言罷而去燕山卽將貨物買齊才轉殊不知大溪河水漲阻隔
有一渡夫打渡混名滿天飛人急性暴凶橫將過河眾人推至當
江之中停舟要錢眾人見水洶只得取錢與他內有一婦人背背
乳子只有銅錢六文渡夫不依定要八文少半邊不得行正所謂
牢內禁子江邊渡子燕山顧命水凶害怕幫錢二文催他開船擺
岸滿天飛曰背上這孩子還要錢八文燕山曰此是乳子何必取
錢看在我分上下次我來補你就是飛曰大人細娃盡是小孩子
長大的一把扯住不准婦人走要開現錢急得婦人無法只叫毫
無燕山天良發現問道那位有錢相冲八文時內有老年任撥將

錢開了攏岸，眾散。獨自想道：誰不稱我富，蓋一鄉，却被渡夫欺住，八文錢都不值嗎？又想祖人投夢，壽亦不長，叫我要做好事，不如將此河修一座大橋，以便眾人往來。不過這渡心意已定，向滿天飛說道：你今日欺我，甚不值價。我要你甘餓飯。飛曰：天天有渡錢，收還用不完，怎樣要餓飯？我不信。燕山曰：你恃有船錢用，我不信。我在此修座大橋，以通往來。不過你的渡船無錢可取，許你討口去叫化。滿天飛道：你吃醉了酒，說起夢話來了。想你是個和尚命，苦守銀錢，一文不捨，片善不修，人人呼爲一代鬼。窮親友家門，飯都不捨一盃，怎做這宗好事？說來香口，光只說我滿天飛要修十座大橋。你這亂說，我站起不信，坐倒不信，屁都不信，你各自滾。

你的。彼時燕山惡氣回家，妻李氏上前問曰：用膳否？答曰：飽了。問曰：誰家接吃午飯？答云：河邊滿天飛。妻云：他的飯善，面人吃不倒的，爲甚請夫待飯呀？答云：未食他的飯，食了他的氣，惡飽了。遂說與妻知。李氏勸曰：夫君呀，又說君子有傲命之學。古人云：修數百年崎嶇之路，造千萬人來往之橋，就將此橋修起，男女便益過河。說某不慷慨也。修這一座好橋，也得一個好名聲。又借祖父投夢之語，勸曰：爲妻年將三十九歲，每夢言夫四十三會死。想對夫說，怕你惡氣，况膝下又無子嗣，家道何人受享，不若多作善事，挽回天心，看可與夫添壽否？燕山曰：我以後是屋裡家事，一概不管，任你施爲理料。我去經理修橋，就是。卽忙請石匠去斗母山開打石。

頭場上眾人不肯言此山之石係街道風水關乎買賣興敗要他包圓可不然斷斷不准燕山聞說更加惡氣茶飯不思李氏勸曰人發善心天必從之濟人利物施捨窮人均可做何必拘定一樣夫君不必惡氣今以後我而夫婦力行方便善事再不吝惜銀錢谷米於是提携親戚拯濟隣朋矜孤恤寡敬老憐貧買物放生施棺槨減價賣谷米窮人沾光者甚多至於鰥寡孤獨買谷米堆擣不抹升斗又勸人敬重竈君切勿打胎溺女有這些好事家中竈神將他夫婦改過作善奏於上帝要修大溪河橋石料難於措辦玉旨敕下命風伯雨師將斗母山溶下曲從人願以便有石可造此橋正月初四顯大威力展大神通烈風暴雨斗母山大岩溶下河岸現出青石若干次早燕山夫婦看見喜之不盡請匠開山修造殺猪治酒人皆曰無中生有百事可求自此心志越更堅固爲善最勇那日照工趕場稱烟見字紙遍地盡撿投江中轉從小街而回偶聽茅房有啼哭停步靜聽才是一婦人哭詎哭聲夫君泪滂沱提起此事痛心窩從前來在你家坐夫君待我恩不薄開言閑語未說過從不使氣生口角在外掙錢未閒坐晝夜發憤未停脚一要買米與菜果二要挑水來下鍋三辦油鹽與柴火四與婁婁把肉割只想辛苦淡泊過漫漫掙錢把命活後來養兒接香火同偕到老料得着誰知今日來嫁我折散鴛鴦泪滂沱少時夫妻難結果百年恩愛一旦割該是前生姻緣錯一生其奈命如何

丟下夫君人一個衣裳污穢誰洗濯。妻今嫁在別家坐，好似賊來各顧各。夫君耐耐煩煩把日過，堂上孝敬切莫薄。後來另外討一個，要把爲妻另丟脫。這陣哭得咽喉破，夫君一旁眼淚落。夫又哭賢妻不必埋怨我，爲夫無志沒奈何。家無銀錢日難過，窄窄逼逼受淡泊。自從賢妻匹配我，從未清閒享安樂。恭敬丈夫無差錯，孝敬高堂甚溫和。夜來紡棉半夜坐，白日奔波未住腳。街市婦女曾見過，如此賢淑實不多。爲母得病床中臥，怕的一命見閻羅。衣裳未置心難過，才嫁賢妻辦棺槨。妻呀從此分離拋別我，好似孤雁宿山坡。彼處富貴定得過，你看爲夫怎煞擱。男子無妻家不爰，縱有商量對誰說。燒茶煮飯誰替我，何該終身受折磨。未有兒媳接

香火怕的孤獨無下落。縱然有錢討一個，或好或歹料不着。越思越想氣壞我，手扯賢妻淚滂沱。賢妻好比花開未結果，被風吹落在山坡。好似船把陡灘過，留情難以返風波。○夫妻哭得傷心之處，燕山竊聽亦代爲流淚。正是知音說與知音聽，傷心引動傷心人。燕山進屋問道，你夫妻姓甚麼。這樣傷心，將你情由說來我聽。答云：老先生有所不知，小子姓余，名二。妻徐氏，奈母年進七十有餘，病床半年未起，醫葯罔效，求神不靈。命在旦夕，家貧無有衣衾棺槨，無計可施，只得嫁妻預備母親終天之事。故我夫妻不忍分離，是以悲傷。燕山聞聽嫁妻葬母，世間少有，此是孝子。問道：嫁妻得多少錢，可有婚書否。余二曰：財禮錢十二串，請人寫婚書去錢

四百文。燕山曰：把婚書拿來，我看執付火中焚化，勸伊莫嫁，甘願出錢二十串，以成全夫妻孝道。再說燕山轉身至石厰，走小路沙堤，撿一手帕，包裹重物，打開一看，見是白銀一錠，金釵一隻。沈思暗想：莫非婦人女子失落，若富貴之家，必受公婆丈夫埋怨，如貧窮家如何得了？我若要此浮財，恐損人性命，我這些善果，豈不枉做了躊躇等了一回，沒人來找尋。不料李氏在塋上菜園摘菜，見他丈夫走上走下，東瞻西望，不知何故。見午炊已熟，喊他回來吃。飯方才轉身回屋，其妻問及來歷，燕山現出帕來，叙明。夫人一見驚訝不已，列位，你們說竇夫人驚訝為何得？母一見銀與金釵，即忙收進屋去，是與不是，大凡婦人好利者，莫不如此。你看此婦則

不然，即向夫君曰：此必是我們婦人所失，性命攸關，勸夫趕快送去。現今我們無嗣，宜作好事，不要此財。夫君曰：等我用了飯去。婦曰：等你用了飯去，恐怕錯過了，追我去路傍看住你用飯來。其夫方才端盃，其婦喊叫不已，連忙丟盃跑去，見一老婦引一孩子，不是失帕之人，等餓了一下午，日將西沉，只見一個中年婦人慌慌忙忙，恍惚無主而來。燕山問道：敢莫吊了東西？婦答曰：莫管莫管，東望西尋，不見號聲，大哭，想去投水而死。燕山大聲叫道：莫跳水，哪若吊了銀子金釵，我任還你，只見那婦跑來跪下，老先生還我生死沾恩，請問老先生貴姓？答曰：姓竇，名燕山。大嫂尊姓？答曰：姓鄭。燕山曰：鄭大嫂，銀子金釵在我屋裡，你隨我去，一並奉還。鄭婦

口唸彌陀、至庄問曰、銀子好多、曰、五十兩、金釵好重、曰、一兩三錢、帕子有號記否、曰、缺了角的、曰、爲甚缺了角、曰、角上有字、宜當敬惜、曰、正是、觀你家貧、銀子金釵、從何而來、鄭婦見問、大聲悲啼、曰、老先生、不知我的苦情、因丈夫鄭明、結交朋友、眼內無珠、盡是凶暴之徒、將人打死、凶手走了、將奴丈夫鎖拿丈夫到縣受盡苦刑、於今凶手捉獲、牽連受害、寫信回家、只要六兩銀子、可以脫罪、才得歸家、想我家窮迫、何處去辦、只得將子女賣了、勉強辦這點銀子、孰知人急急了、走這路來、將帕失吊、言畢大哭、李氏見此情景、喊夫進內室、籌商如此如此、還在那裡去作好事、燕山出來、謂曰、你拿銀去取兒、拿金釵去取女、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婦曰、我的丈夫、怎麼脫

罪、燕山曰、我拿銀六十兩、去取汝夫、鄭婦聞聽此言、跪地稱謝、不己、燕山曰、此是小惠、何謝之有、你趕快去取人、燕山從此立取人之兒、記功一千、取人之女、記功一千、贖鄭明歸家、記功一千、救鄭婦一命、記功一千、一舉而四善皆備、共有四千功果、多半夫人贊成、還欠六千、再講修橋一事、若有神助、願順遂、一天幾百人、不數月告竣、人人賀功稱美、只有滿天飛、惡氣吐血、不覺光陰易混、日月如梭、就是過年、有鄭明夫妻兒女、正團年時、想道、我一家、人皆是竇公打救、如何得報、妻曰、聞燕山無子、妻有心將女兒送去、配他爲妾、生子接後、夫君意下如何、夫曰、想他萬金之家、豈少大家結婚、肯來找我們乾脚漢、不成嗎、切莫妄想、各安淡泊、就

是妻曰、况大家討小、總要繳錢、在者年紀大的多、今我小女一十六歲、送去配他、必定歡喜、倘有心意、就許配、無心意、一道喜、二謝恩、三拜年、夫曰、莫忙、等我去看過日期、好歹、選於正月初四日、乃是黃道吉日、不言鄭婦引女謝恩、再表燕山將橋修起、約定是年正月初四日、請那些送了恭賀的、幫了小工的、以及石匠人等、填情、殺豬治酒、鬧熱一天、鄭婦至竇家、請拜年、竇夫人迎在客廳、待茶、鄭婦將救全一家性命、無以報答、以女許配事、一一言明、竇夫人雖則賢淑、未慮及年不匹配、只知求嗣心切、歡喜不了、急着人去請客、完全丈夫婚姻、厚待鄭氏母女、至晚、眾客齊集、鬧哄滿堂、又吩咐去接燕山歸家、將擺屋時、問家內是那些客、答曰、是叔父舅爺、方才進屋、閃開兩門、只見大叔高聲言道、老賢姪、爲叔與你道喜、恭維今夜紅鸞大喜、明春對期、爲叔來吃喜酒、多留紅蛋、燕山不知、唻事、甚麼叫吃紅蛋、不懂、將頭兩擺、二叔說、唉、賢姪、不知道、我對你說、皆因你救了鄭明一家性命、無別的報答、他有一女、年方二八、送來配你爲妾、生子接後、燕山只是搖手、叫莫談、三叔說、依也要你依、不依也要你依、四叔說、爲也要你爲、不爲也要你爲、么叔說、從也要你從、不從也要你從、大舅父言、願也要你願、不願也要你願、二舅言、服也要你服、不服也要你服、三舅父言、幹也要你幹、不幹也要你幹、四舅父言、肯也要你肯、不肯也要你肯、又兼之、女客齊聲、說道、這宗事、好得很、到何處去找、我們坐席吃酒、

官言福幸 卷一
有些又說，我們來當禮生，等他兩個拜完花燭，推的推，扯的扯，按的按，勉強敬過了神，將鄭女送入房中，把燕山推進房去，闔住，用鎖鎖了。眾客說道：「今夜過了，未必這親事還悔了不成嗎？」眾客齊散，燕山在房中將鄭女一觀，問道：「小姑若大年紀？」答曰：「一十六歲。」當時自掌嘴道：「我寔絕後，斷不悞人。」青春女子鄭女卽跪地曰：「願拜恩人膝下作女。」山曰：「好好，日後出閣，拿銀一百兩作陪奩之費。」吩咐鄭女安宿，獨自坐以待旦，不妄動一毫邪念。此夜立功一萬，何也？萬惡淫爲首，首惡旣除，而萬善俱備，到了次日，眾客道喜。燕山正色責之曰：「我年四十餘歲，他年十六，匹配不均，何喜之有？若我命好時，女兒比他大些都有業，已寄拜我膝下作女，若有誑言，

定遭天譴，以後不准亂言。後又有人作合言，彼場有一人夫死無靠，理當另嫁。燕山聞聽此言，滿口應允。媒人言定嫁身銀三十二兩，過銀抬人。那知此婦居孀心堅，燕山同媒一路入街，寓居隔壁。更深夜靜，忽聽啼哭之聲，引着姣兒哭一更，不由爲娘泪長傾。爲娘心裡痛得很，明日要與兒離分，心想帶兒去，出姓絕了，你爹後代人引着姣兒哭二更。房中遊衛不留停兒，與爲娘要竹棍當作馬騎，笑盈盈。今夜母子團圓慶，明天丟兒是孤丁。引着姣兒哭三更。兒作過場，娘痛心，手打蓮花口內吟。擺擺頭來雜眼睛，細細手兒雙抱定。回首喊媽看分明，引着姣兒哭四更。兒要吃乳，娘心疼。口中含乳手摩定，不覺一覺睡沉沉。放在床上和衣困，已後喂

奶靠何人引着姣兒哭五更滿腹心事對誰明好馬不轡雙鞍子
烈女豈嫁二夫君待着明日去出姓主意一一早安停順親全節
是正分留個美名萬古馨燕山聰明不覺泪下幾行當時想道我
險些爲此不義之事害了貞節女子寧肯絕後誓不討小就兌銀
兩至他節孝其中細說不表不娶而歸燕山爲人若此天豈忍絕
其後乎未上一年夫人身懷有孕十月已滿生兒一對越加踴躍
作好事又過一年餘復得一雙生俟後單生一子共有五子長名
寶儀二儼三倨四侃五僂誦讀學下天姿聰敏性分高超燕山又
設義館十餘堂栽培人材年輕子弟成就根本出仕者亦不少尊
師重道毫不吝惜銀錢培植文教後寶儀有了一十四歲那年八

月十五日上帝要降文武二星照耀附體弟兄同科必擇大善之
家方可竈君奏曰今有寶禹鈞見財不貪見色不迷慷慨樂施可
算善士以彰美報太白星君奏曰曉得他兒根基何如勅令黃曲
官下凡試他心性星官領旨搖身變化現出絕色女子來至書齋
扣門恰逢寶儀一人獨在學下聽聞扣門之聲開門一看只見一
個美貌女子比時退步隨脚進屋口稱相公勤學如此後來定是
天子門客我特來陪伴竟向前來寶儀倒退小姐曰我是宦門干
金小姐慕郎丰姿特來成就百年之好郎君切勿錯過此緣儀恐
心動旋讀書架上戒淫垂訓曰拔山蓋世之雄坐此亡身喪國錦
心繡口之士因茲敗節墮名與其後悔以無從不若早思而勿犯

小姐曰君何痴也姻緣乃是前定你我成配真是天作之合請來拜完花燭切勿當面錯過儀又接讀戒淫文曰當富則玉樓削籍應貴則金榜除名勤勸青年烈士黃卷名流芙蓉白面不過帶肉骷髏美艷紅妝乃是殺人利刃爲不得爲不得黃小姐曰我父身爲京官我兄今爲翰林與我爲婚未必將你玷辱不成世間只有藤來纏樹今夜可算樹來纏藤能可爲了悔切勿悔了爲儀曰是又續讀曰始爲一念之差遂至終身莫贖又云美色人人愛皇天不可欺我不淫人婦誰敢淫我妻又云二八佳人體似酥腰中伏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摧君骨髓枯不爲不爲黃小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誰人依了書的况今夜我二人爲此夫婦

誰人知之儀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古人有云三畏四知又云所謂誠其意者勿自欺也古之人坐懷不亂閉戶不納彼丈夫也我丈夫也他做得來我也要學一二可也小姐請回免壞你名節我斷不爲無禮無恥之事小姐曰君不肯爲我出一對君能對方可回家如不然我說你帶信叫我私來與你成親的儀曰請出小姐曰天寒地凍今宵必定成霜儀對曰月朗星稀此夜斷然無雨對就了請小姐回府只見黃小姐幾跳現出大身闖入地中而去儀嚇得汗如雨下跑回家中黑夜稟告父親燕山聞言天明着人來挖現出一窖黃金儀曰不要昨夕明明朗朗是一女子今又變成金子都是上天試我父子貪心有無不如用土掩之父依從其言

黃曲星官繳旨奏道寶儀真丈夫也見財不貪見色不迷上帝歡喜命文武二星落於他家以彰爲善之報後果將五子高中長點文狀元次點武狀元後三子爲的爲上大夫爲的爲令尹官滿門榮耀富貴雙全所謂寶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信不誣矣後燕山夫婦享高壽含笑而逝竟爲仙客流芳百世是他提携拯濟教子以義之報今人談及燕山誰不稱贊不已效燕山始而積財者有人效燕山夫婦行事者罕有其人乏嗣者只知娶妾服藥以種胎而不知種德正所謂種子有等越有越貪猶在痴心望子成名不知財多不作好事天遣耗星以敗其家焉有文星以投生乎能舍方能得不放頭錢出焉有利息歸孰是孰非人各細思焉可

隔世報冤

昔廣東省人民不善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信報應引人作惡上天惱怒降下乾旱水火刀兵瘟疫等等灾殃時有土匪楊應龍率領凶橫之徒聚眾造反搶州奪縣殺人放火俗語云寧當太平犬莫爲逆亂人官府拿本奏於朝旨下勅令統兵元帥調取各省兵丁追剿賊寇又說浙江省金華府義烏縣有一兵丁姓吳名勝號千里聞得大人出陣要他平寇急速回家拜辭父母父曰兒呀爲父意欲不要兒去古云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兒去你又獨一人並無三兄四弟總之一要保君二要保身願你此去旗開得勝馬到成功正所謂耳孜孜鞭敲金蹬响笑盈盈人唱凱歌回再言吳勝

母親蔡氏見兒起程，不覺泪流滿面，送至五里，心似箭穿，正是想到養兒苦，不禁泪潸然。謳手扯姣兒好慘悽，不由爲娘泪悲啼。自從爲娘生了你，三年懷抱費心力。自幼家貧無田地，吃糧當兵過日期。誰知今日來調你，爲娘送你把話提。送兒一里到橋西，水流東海不停息。爲娘好比長流水，去日苦多來日稀。送兒二里風淒淒，吹散百花入污泥。爲娘好比風前李，後來結果量不的。送兒三里上高梯，蜂採虫類去作兒。爲娘好比螟蛉意，聲聲似我叫不息。送兒四里柳依依，鳥在窩中爲子啼。爲娘好比烏鴉意，望兒反哺長毛衣。送兒五里白雲低，飄飄蕩蕩難定一。爲娘好似雲散去，不知相聚在何時。這陣哭得咽喉細，看看母子要分離。兒呀父母養

你無別意，好似積谷來防飢。此去路遠須仔細，水陸來往小心些。翠英張女幼聘的，歸家完配莫遲期。願你一去功無比，天爺保佑災害熄。五里送完，方才轉身歸家，苦績勤紡，過活終朝。這且不表，再言吳勝投元帥營，下上了軍冊簿，上註名攻打賊寇。誰知吳勝貪心太重，每每出陣見死賊身上，搜尋銀兩，並及好衣服，盡行剝取，只留淨屍。後四年賊寇平息，共積銀千多之數。元帥見干戈寧靜，吩咐兵丁回家省親，各各俱散。又說吳勝以爲負銀歸家養親，終身有靠。先在家時，親曾定有媳婦名張翠英，有了銀錢，亦不難接親完配。不料路過江西新城縣，趕脫站口，行岔路，天色將晚，借宿村庄，行李寄放茅草窩內。於是前去喊叫投宿，時有陳棟妻王

氏二人膝下無子，有長工名張小二，引入施禮畢，問曰：客人貴姓？大名答曰：小人姓吳名勝，係義烏縣兵丁，破賊回家，又問曰：有行李否？吳勝思想此老仗義，且又本朴忠厚，就將草內所寄行李，一一叙明。陳老卽吩咐張小二同吳勝執燈，一路挑來，方可放心。張小二挑起行李，問曰：吳將爺這包袱莫非是銀子？曰：然也。正所謂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小二起心謀害，到屋商量，陳老用酒灌醉，扶上廊左，用刀刺殺，屍埋床下，以爲神鬼不知。這是陳張二人心毒，亦是吳勝負利棄屍之報，冤鬼索命之故耳。彼時陳老無兒，就將小二繼抱作子，數年家業陡發，各位這就好有一比惡人陡發富，譬如糟喂猪，只等身以肥，難逃刀下戮。古云善人

發富謂之福，惡人發財謂之禍。那知陳棟西庄收租，轉至何立屋側馬在草坪吃草，陳老口渴，進去飲茶，忽然屋內走來一孩子，口呼陳老爲父，就往衣服上滾，陳老心甚愛之，抱懷玩耍。何立見之，言慮快下來，莫把陳公公衣污濁了，祇見此子扯衣不放，陳棟喜之不盡，正是少年愛人妻，老來愛人子，信不誣也。陳棟將子携回，叫何立緩日來抱，攏屋陳妻說道：老老爲何將別人的孩子抱回我家來？嘞！只見小孩子，卽便向前扯着王氏，口呼媽媽抱我，王氏心痛不了，取糖與他食，一天呼爹呼媽，再不啼哭，又說何立緩三日去陳家接兒，誰知孩子不認是父，請人願將此子抱與陳老作兒，改名三元，陳老甘拿田地一分，與何立耕種，不要租稞，那知未

久乃是月半陳小二夜夢吳勝披頭血身至床前而罵曰詈陳小二狠心賊狠心強盜無故的謀殺我爲的那條你無非想銀錢將我殺了全不怕犯王法報應昭昭我也曾在冥府來將你告閻君爺準索命一刀還刀先殺那陳棟賊來把冤報後取你陳小二不得恕饒若不信你試看明日分曉方知道報應顯不爽分毫罵畢只見吳勝怒容滿面手拿一刀照頭上砍來陳小二心中着驚大聲呼道不好了就醒了汗流夾背其妻問道夫君然何大驚小怪小二說道嚇人妻曰是夢不足爲憑小二曰幸喜是夢不然會活不成了妻問根由百般支吾總不說出到次日看有些甚麼報應那知陳老身體肥胖吃了午飯帶三元廂房平床上玩天氣還熱

解衣睡覺三元週身搔癢陳老安然睡熟三元見茶桌上放有弔刀子拿在手中亂弄見陳老肚臍眼時消時起內黑甲甲用刀去鑽陳老疑似蚊虫用手一拍刀已入肚血流遍地而死三元在哭小二與母看見寒心以爲冤鬼取命不令外人知曉用棺木裝殮上山安埋王氏將三元撫大送入學堂攻讀詩書聰明伶俐勝過同堂書友有禮有信學中誰不誇美歸家看小二滿臉惡氣全無溫和那一日小二與三元角口三元往學堂去了小二在房中怒氣昂昂對妻而言曰歌可惱可恨又可惡不由者陣氣滿腹夫君發怒爲何故也你若問我爲何故就爲三元小狗奴弟兄何必甚麼弟兄同父母都是繼抱在一屋他那些事得罪了你時常見我氣估估把我不當

兄敬服他是不敬你仗他讀了書幾句在我面前之也乎兄弟讀書好理家務

不想家務來何處就只曉得享現福家務公公輕易掙起家豪富

非我還是空空如噫家屋還是亦興的此事大大有緣故有些不便來說出

你我夫當年我把工夫做那夜有人來借宿姓甚名誰姓吳名勝

金華府兵丁勦賊轉回屋他來何事因為天晚難行路身担銀兩防賊

徒有好多銀子銀子足有千多數是我見財起心毒噫敢謀他商量陳

老來擺布用酒灌醉人糊塗醉了才扶在左廂睡床鋪劈腦一刀

命嗚呼虧你下得手就在床下來埋住神鬼都不知明目難怪有

有鬼因此家業才發富數年買得幾千谷哎呀人說道發得很把

我過繼承宗祖原說一人接香爐後來怎麼後為我父去過路批

着喊爹認不得亂叫又才抱他來家住分我一半大家屋

老實話家去一大半當年父死刀入肚是他拿刀才嗚呼哦原是兄弟我都

陰倒話未吐胆子越大越惡毒你讓他是讓他只讓這地步怎奈他

還不知足讓人百步有朝惹着心惱怒又是當年現題目甚麼照

着吳勝那樣做試試手足看何如夫呀那就非是我說着言語奴

才欺我心不服言畢那知牆有風壁有耳又云隔牆須有耳窗外

豈無人正值三元抽身回家拿東西聽得明明白白竟往學堂而

去獨坐書房想道非是善人起惡意惡人打動善人心我怕家財

是掙的才是謀害來的我不免暗做一張呈子將他治罪噫告從

虛去審從實來當年吳勝受害我未出世豈不連累我了哦有了

我不如假造一張鬼告狀呈子將他告了與我無干事有湊巧時
值太爺觀風考課三元暗將呈子丟於大堂差役拾着官見之有
詞狀曰具申狀冤鬼吳勝年二十三歲為謀財害命懇祈申雪事
情民係浙江省金華府義烏縣兵下昔年奉命征討楊應龍奏凱
旋歸路過江西新城天晚借宿陳棟家下殊雇工張小二窺視千
兩多銀起意謀害用酒灌醉將蟻刺殺尸埋左廊床下老賊陳棟
將小二繼抱作子以致家屋陡發蟻啣冤泉下一十七載今叩冥
官准賞索命但陰法雖嚴不如陽律顯然是以上叩大老爺台前
正法雪恨大彰報應伏乞賞准施行太爺看罷想道世間只有活
人告狀那有死鬼呈冤者才稀奇即命差役往陳家放信言太爺

去拜賀他小二聞言喜極吩咐辦席太爺至西廊客堂只見一紅
老鼠走來走去太爺向鼠子說道畜生敢莫有冤你走本縣隨後
只見鼠子闖在西廊牆脚下太爺吩咐挖開見一死尸將小二鎖
起回衙陞坐大堂審問小二稟道歌身跪大堂心驚跳尊聲太爺
聽根苗小人父母死得早幫人傭工把命逃幫的自幼幫的是陳
老勤儉朴實把心操既幫陳老為甚看我忠實把我抱生養死葬
我待勞聞聽陳棟家屋為人勤苦人知曉銀錢積釐未亂拋因此
衣食才不少漸漸創業家富豪糊說明明謀財害命從直講
是誰該來告平空誣民為那條來哎呀冤枉與爺掌嘴八十謀的
憑無據好蹊蹺在你家起出死呈子知是誰捏造那有死鬼告陽

曹平空降下籠天罩，無罪之民坐白牢。還不招來與，夾棍夾出屎
和尿十指連心要命交。有招這陣難受非刑拷，大老爺鬆刑我願
招。愁你謀死吳勝圖財寶，件件是實快恕饒。當年只說做得巧，誰
知報應在今朝。勸人莫以我爲效，一刀終要還一刀。招畢上了供，
單申文上司文轉，砍頭示眾。陳三元將尸領回埋葬，勸嫂孀居第
三年，乃是科場安頓上省，有一乩仙請來問功名有無。判曰：香烟
飄瑞氣騰，俺本是謫仙才。太白長庚陳三元，上前來跪地靜聽聽。
老仙指示你兩世緣，因前一世號千里，名叫吳勝金華府。義烏縣
係是兵丁，因平定楊應龍賊寇寧靜，死尸上共搜出千多紋銀，眾
鬼魂寃不散，把你跟定歸家轉。過新城天色黃昏，借宿在陳棟家。

小二謀命者都是寃孽報，所以傷身你陰魂去之在。五殿哀懇才
准你來報寃，投生何門故所以見陳棟。就把父認過繼來，名三元。
是你投生老陳棟，前遭報是你取命。陳小二寃仇明已喪，刀刑姑
念你在前生，畧有孝敬。這一世得人身，又入鬻門。你前父已死了，
不必再論。只有你守寡的，蔡氏母親又可憫。你前妻翠英張姓，望
門寡苦守了三十餘春。俺今日將你的前世指引快迎接，完却你
兩世緣。因果能够遵吾諭，老仙庇蔭到後來。生三子光顯門庭，乩
仙言畢。陳三元謝恩，猶在疑狐不定。乩筆復動，判云：勿用疑，勿不
信。趕快去訪自明，三元在旁說道：我願去一訪，或真或假，自然明。
三元於是帶銀子二百兩，竟往義烏縣查訪事。確向蔡氏叙明根

由認爲母子，備小轎一乘，請母蔡氏到張家取親。又說張女守志心堅，誓不另嫁。父母屢勸，寧死不從。那知是夜竈君顯聖，召他父母夢中言曰：張翠英苦守貞，前生果今世因，兩世緣當完婚。人何在？三元陳應何時在？明晨莫違負。上天心翠英將夢對父母言。父母夢亦合符，言未畢，三元與吳蔡氏至家，一一說明此事。蔡氏俱稱爲奇緣，始信竈君之言不誣，不可錯過。良因於是三元與翠英拜完花燭，不以年紀大小生嫌疑。知因果報應絲毫不爽。廣行善事後，生三子：一子承接吳氏之後，一子承接嫂嫂之後，一子自承其後。致此富貴雙全，惟小二起心用心，反害自身。古云：爲人何必苦貪財。看你貪得財來天降災。不如既是有錢人不在。誰個不如

人在少貪財。真不此金石之言，人當玩索焉可。

一團穢氣

重慶府南川縣西門外地名金菊溝，有一人姓李，名元興，娶妻姚氏，所生四子二女。不意姚氏病故，復娶熊氏爲妻，隨帶前夫一女過門，名叫春容。未幾年餘，熊氏又生二子，都是一樣看待親族，無不稱其賢淑。及春容長成，嫁與柳一枝爲妻。這柳生雖然家貧，卻已少年入學，在外設館教學，亦能盤活家口。其年壬辰四月間，柳生將要回家，與妻春容同到岳丈家去祝壽。不意偶然得了一個寒症，五月初一日，由館回到家中，這柳生病勢越加沉重，自料不久人世，遂吩咐妻子說道：我前夕睡夢之中恍然身入陰曹，見判

官手執簿子註我柳一枝名下壽數已盡倘無常到來妻呀你上無公婆下無兒女無所倚靠兼之青春年少家又貧窮勢無可守之理隨你自己主見另配良緣不必望念我也柳生說了這一番言語不覺大汗一來竟歸大夢春容見他丈夫一死捶胸頓足不覺暈絕了幾次放聲大哭道詞李春容祇哭得魂飛魄散哭聲夫叫聲天珠泪漣漣想奴命未必然這樣下賤蒙寄父恩養成擇配良緣柳郎夫你本是有志之漢十六歲入了學望中三元家淡泊莫奈何出外設館你一心掛兩腸日夜不安前月內回家來看了一便你說道岳父生才回家圓誰知你在學館得下病患回家來未兩日命喪黃泉柳郎呀你身死永不回轉丟下我苦命妻口叫

皇天無公婆無兒女無有靠伴孤單單獨一人好不慘然你吩咐叫妻子各打主見莫誤了我青春去配良緣奴雖然年紀青却有卓見豈效那無節婦柳敗花殘常言道馬雖好雙鞍不犯節烈女又豈可兩配夫男叫聲夫你靈魂莫要去遠妻情願與夫君同到九泉○春容哭了這一陣實在慘然欲隨夫死又誰人來送夫上山只得將家中物件抵賣備辦衣衾棺木把夫埋葬次日初三乃寄父壽期欲待不去恐爹爹見怪去又有熱服在身事出兩難怎奈丈夫死了爹媽尙不知道今日一去豈不是一舉兩便就未想到有熱服在身不應走入戶於是披麻帶孝一路行去不表再說李元興家賓客齊集只見春容獨自一人面帶愁顏來了其母接

入不便動問，只見四子四媳十分不喜，言語交加。熊氏見此光景，私下責備了春容一番，怎麼帶起孝來，春容訴其夫死之故。熊氏亦痛哭不已。四子四媳見他母女情狀，越發嚷嚷不休。元興聞聽將子媳罵退，直待次日，諸客散畢，元興叫出子媳，問其昨日吵鬧之由。四子言道：昨日爺爺壽誕，春容身披孝服，與爹爹拜壽，大大不吉。母親不責備他，也罷了，反痛哭護庇。看此事該也不該。元興說他丈夫死了，不得不然。四子見父不理此事，心中憤憤不平，便誣母親偷谷米銀錢，送與春容。元興不信，四個媳婦亦如此說。元興亦不信，並暗拿些銀錢，放在某處，說是他偷的。二女上前說得情弊顯然，元興見如此信以為真，大罵熊氏。熊氏說冤枉，元興怒

從心起，遂將拳打脚踢，把他母子趕出門庭。熊氏欲投人訴明冤情，當不得一門瞋恨，兼之元興凶橫罵聲不絕，熊氏無奈，只得同春容啼哭出門去了。行至中途溪邊，熊氏氣逼不過，便往水中一跳。幸春容扯住母親，哪死不得。悔怎麼死不得，春容哭云：母親在上容兒稟聽兒從頭說哀情，母若忿激將命盡，使兒罪孽海樣深。我自尋我的死，與你養育包纏勞苦甚，報答一毫尙未能。今又何干。女云：哎，母親哪。春容見你叫我死，我背个偷竊，爲兒來廢命，你看兒心疼不疼。春容見你叫我死，我背个偷竊，水清石現不容混，真假原來有定評。倘母性急不思忖，分明是假反成真。怎麼成真哪。春容見你叫我死，我背个偷竊，莫把我氣壞了，你叫我請母一時暫容忍，該當母女有難星。鑿子栽我，心中怎麼過得呢。請母一時暫容忍，該當母女有難星。鑿子栽

花冤屈甚，皇天豈昧苦心人。

兒那未必我母女這樣命賤，你莫慮勸我莫死，又在那裡去安身呢。

安身無路，逕女兒之家，可棲身有時。爹爹把氣醒，自必要來接母。

親他嗚我還是耍死的，你趕快放手呢。左勸右勸，母不允，把兒

難壞地，埃塵那旁來了一老嫗，快與我作改交人。母女正在扭住

一團，忽來一過身婦人，問及情由，亦幫春容勸道：「你這真是活人

抬在死人坑，既抱不白之冤，豈無神靈鑒察？我指示於你，此處坎

上有一雷祖廟，極其靈驗，你何不去訴明？於是母女同至廟中，

雙膝跪地，對雷神哭訴曰：歌熊氏跪地把冤訴，雷祖菩薩知也不

當初是我走錯路，不該失節嫁二夫。如今失悔悔不了，千錯萬錯

在當初，自過李門盤兒女，又把媳婦接進屋，只望老來有靠處，譬

如鷓鴣鳥借林宿，從前受盡無限苦。此時兒媳反了目，好似栽林來

養虎，誰知虎大心狠毒，雞抱鴨兒各自去。燕子唧泥空勞碌，無端

情景且不訴，平空捏詞把娘誣。說我偷錢又偷布，某回偷米又偷

穀，暗地拿去把女顧。無中生有蛇添足，橫身有口難分訴。活人抬

在死人窟，李老不察其中故，將我母女趕出戶。要想上天又無路，

入地無門將何如？跪地稟告雷神祖，真假虛實分有無。從來報應

無差誤，雷祖豈有不知乎？靈神何用多囑咐。大彰報應人輸服，熊

氏哭訴已畢，同到女兒家中去了。此是五月初四日事。正值雷神

下界之日，察知熊氏之冤，即上天宮奏知南天門外，得遇竈君，亦

來申奏此事。據二神一同把本奏聞，玉帝倒旨，即差雷神下界。

宣講新報 卷一
於五月五日大顯報應，二神領旨下界，按下不表。單言李元興家，自熊氏母女去後，次日又是端陽，合家擺設酒宴堂中，正飲酒時，元興想起熊氏被逐情由，知道亦是受誣，心中不免有懊悔之意，便低頭嘆息，流淚不飲，反被兒媳咕嚕了一番，說你看他欠老孃，娘好不要臉。元興即時下席轉歸自己房中去哭，那兒媳等吃得哈哈大笑，竟自醉了。不一時，烈風大起，雷雨交加，電光一晃，豁喇一聲，一時烏天黑地，傾刻雷息雨止。元興出堂，兩席不見了，四個兒子、四個媳婦及那二女都不見了。惟熊氏三子伏於席間，喊叫方醒，已不知十人何往。及出廳前來看地壩中，跪了一塊，方知爲雷所擊，嚇得元興驚惶無措，卽命熊氏所生三子至佃戶王家喊

人，其子至中途忽見一人飛跑而來，及近面前，乃王成龍也。因問佃戶何往，王成龍答曰：「至你家報信。」問曰：「你報何事？」王答曰：「我家適纔被雷打死三人，你二位何往？」答曰：「我家時纔亦被雷打死十人，爹爹喊你去帮忙。」於是同至李家，與主人言明被擊之事。彼此互相驚訝，都說於今世道，天眼恢恢，疎而不漏，善惡之報，毫髮不爽。此話不題。且說王成龍家中之事，他父名王豎玉，娶妻卜氏，所生三子，長名成啟，次名成奇，三名成龍。三子之中，惟成啟成奇二人不聽教訓，每於父母面前時常抵觸，又且辦發水米爲生理，全沒講一點天良，所以掙錢二百餘串，常在父母跟前誇嘴，說不是我們，你還掙得一個錢，只怕餓都餓死了，你還要說七說八。於是

王正玉常時息氣不却息成一病，竟是死了。及王正玉死時，卜氏年已六旬有餘，見子媳忤逆情景，朝日息氣，眼淚流乾。三媳之中，惟長媳周氏悍惡更甚，不孝之事難以備述。單說一事：那日他婆媳進竈房，見滷鍋水滿流出，他婆婆見他在竈前坐倒，叫他將水舀出，以免浸浪竈頭。竈上要打掃潔淨，方免譴責。詎他不惟不動身，反罵婆婆管空頭閒事。說竈又不是我一人的，獨叫我箇你，不曉得箇他婆婆只得提桶去。箇誰知年老人眼目昏花，竈後濫泥久已成坑，手提滷水，脚就一滑，一交跌地，滿身打濕。那周氏婦人不但去挪起來，反嘻嘻嘎嘎的說道：我歡喜天都不肯，這才是竈神顯化，你喜歡敬竈，該不跌跟抖。那婆婆勉強漫漫扒起來說：

道：你們不打掃則罷，反笑我遭譴，未必你們全未聽見宣講生講敬竈篇。說竈前竈後要打掃乾淨，不然均要遭報的。那周氏嚷道：你這老婆子莫說宣講生則罷，說起宣講生，我要呷他那些混飯吃。嗒呀，你不信就是怎的要呷他，他那些不是老婆子你聽我罵來。詞罵聲宣講不是人，挑起担子像遊魂，沿門四路去訪問，他不宣講就說情，設或有人來應允，邀七邀八混進門。他是勸人作好事，未必別人還嗔別人得着講情分，由他鋪擺把聖迎，聽他講些龍門陣，多半說的是婦人。曉不得婦人未讀書，不明大義，怎麼不多講婦人的事呢。開口六戒要得緊，第一孝敬公婆心，不孝就要遭雷打，又說還要變牛身。周女子未必公婆無報，我未親眼見報應，報了我身才是真。周女子總說別方的案証，你莫醒。

多年扯謊來嚇人。那宜講生講得口乾舌燥他謊你有什么益况他

說此不這是老人暗相請叫他專講兒媳們吞得二老有喜幸。臘

肉雞子吃得成。周女子你說這話都是口過未必宜講生味得吃

說起敬竈更不信泥磚砌竈有甚神。縱有竈神居仙境豈管凡閒

空事情。周女子曉不得有竈就有神况竈凡間之竈多得很。怎麼

家家查得清我看許多竈不敬偏然也在把家興。那不是不報原

忍待人知也有敬竈偏生病。看來竈神總無憑。若要我把土竈敬

除非竈神來現身。周女子那敬竈生病的我聽宜講生說或前生

看你幾妯娌常常害病怕是我報應怎麼要竈君現身才信。敬竈老婆既深信竈君該要保你身

少災殃虧你厚臉考嘴勁。今朝怎麼跌泥坑。那是你們竈後成河

了脚這都這報就算不為很我看你活萬年春。我聽竈王經上說

此語都是人捏定那有竈君親說經我總不信是真很任你說盡

經上文。就算宜講生講敬竈你不信那敬丈夫信不信。老婆子凡講六戒都可恨惟有此條

更惱人我說只有婦人很怎麼反要敬夫身。如今丈夫得了勝都

是壞的宣講生。老婆以下六戒不必問說來令我怒生噴。你要信

時你自信莫向我提宣講人。○說罷一冲就走了好像不愛之至

出去向兩弟媳說。老婆子今天像撞倒鬼。他自己跌了不過意扯

些宣講的話來嚇我。你看你我平素信不信他們那些嚼舌根子

的話。列位此等婦人既與宣講為仇平日六戒犯完定不信善言

可知逞其潑悍忤逆久已惱怒竈君。他夫與二弟振發水米賣人

人咒詛，個個怨恨，又兼之不孝父母，故竈君一並奏上，玉皇倒旨。於五月五日同時被雷打死，惟周氏滿身燒黑，背上刻有數句字云：不孝之人犯天律，此等悍婦理應誅。自幼娘家少教育，阿姑面前多抵觸，不信宣講與聖諭，總說報應事全無。今遭雷殛未虧負，與弟同死有餘辜。此話不表再說李元興，見子媳俱死，雖然悲傷，又見一切不孝之事，心已淡了，卽就吩咐家人去請道師設醮安埋。過了一日，見熊氏所生二子，思想母親，日夜悲啼。此時元興已知熊氏遭冤被逐，卽命二子與工人抬轎一乘，將熊氏母女接回。聚首一堂，正是月缺是有團圓日，鏡破豈無相逢時。且說李家男女十人，不孝晚母，甘遭雷劈，人人稱快，一分家業盡歸熊氏母子所得。李春容立志守節，抱房族之子以承祧，後來興起家業，其子入泮，又看王家三人不孝父母，亦被雷誅。世有不孝父母者，可不戒哉。此道光年間事。

戒烟獲報

四川昭化縣大田灣，有一高自明，娶妻張氏，生子國治，忠實娶妻。王氏亦賢，有祖田二百畝，自明善於積家，但自恨無讀書子，肯培植人材，里中寒士多賴之。國治連生二子，正梁、正棟，皆性敏。奈自明年老心貪，見鄉里種鴉烟獲利，亦命雇工多多種些，每年進用越多，置田千畝，豈知孽錢歸孽路。一日命國治進城收烟賬，該錢人設席燒烟款待，開烟月餘，歸時人又以槍盤水灯相送，收在房

中有與便吃漸漸上癮自明年邁將家交國治料理國治在外吃烟學款式餘積漸完及自明夫妻死兩次喪事極奢用烟待客月餘未散自此日邀烟友席不離饌牀不離燈漸次負賤賣田王氏苦勸不轉幸正梁正棟成童文便清順道光十六年從書院舉人鍾月潭讀書時同學有廣源易善言年長品正才高甚重正梁弟兄聰敏相交莫逆十八年易善言入學回鄉正梁仍在近處讀書漸交些烟友往往偷藏父烟國治又爲正梁娶媳李氏正棟娶媳黃氏兩場喜酒由此入少出多就賣了一半田地正梁吃成大癮正棟亦在偷吃讀書有名無實至考院試無名忽遇易善言見正梁面有烟暈遂邀至寓所勸道賢弟青年有造何糊塗吃起烟來我聽講聖諭的說父母養兒原望興家立業吃烟則一事無成父母大失所望是謂不孝爲弟兄要和睦吃烟則必角犢分家是謂不弟爲人謀必要盡心吃烟的每每糊塗了事是謂不忠與人說話原貴實在吃烟的往往行不踐言是謂不信人生原要禮讓吃烟客來懶於應酬親鄰懶於慶弔禮字何存處世原要義氣吃烟好事說不上腔醜事無往不講義字安在人生孰無廉節一吃烟任他穿逗不攏的事都逗得攏廉字安在人心誰無羞恥吃烟到無錢的時候替人挖斗翻烟屎罵字安在只因吃烟把八個字盡喪完了賢弟急急戒了爲上正梁答聲領教辭去回家比前更甚竟自明吃起來王氏見夫田賣大半兒又帶壞痛哭跪勸國治方

言元幸 卷一
三
很心戒了來管兒子將錢穀緊鎖正梁偏偏會偷勸罵皆不聽國
治急得要剪髮出家王氏急得磕頭吃齋妻李氏終日啼哭正梁
那肯回心日抱烟槍只吃得身瘦如柴詩書也懶讀賣田也不顧
那易善言回家年餘忽想起正梁聰明自誤不下苦口怎能回心
因訪正梁實事作篇流泪歌來至高家見過國治正梁請至書房
叙談午後正梁要過癮恐善言勸他先說道易兄高明弟寔抱愧
因有心病要烟治才好卽家父自己很心戒了來勸都不能遵命
將將少幾口此事真對不住人望老兄原諒易乘機說道愚兄特
爲此事而來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朋友之道也據我說來賢弟
不但癮大並且禍大我憐你有十件大事之禍賢弟知否 答曰不

知易說我有替你流泪歌一篇讀來與賢弟並府中老幼一聽於
是國治父子齊集王氏妻媳隔牆靜聽歌曰○一憐你聰明前世
修文字詩賦件件優如何至今未成就者幾年寫字也生疎作文
也糊塗爲吃烟竟把前生修積丟好教我替你泪雙流 二憐你
人材也風流出詞吐氣甚溫柔如何形容者般瘦我看你肩包也
在搗腰桿也在勾爲吃烟竟把堂堂相貌丟好教我替你泪雙流
三憐你父母終日憂憂你癮重難下樓苦勸不倒又來咒你的
媽爲你忌過肱跟你磕過頭爲吃烟竟把孝順二字丟好教我替
你泪雙流 四憐你兄弟也效尤都拿烟槍撐住喉照倒你的樣
兒做瞞父母你也把烟收我也把烟偷爲吃烟竟把友愛道理丟

好叫我替你泪雙流。五憐你結緣有數秋，還無兒接下梢頭。抱
住烟槍不鬆手，怕無兒尸也莫人收。坟也莫人修，爲吃烟竟把後
代兒孫丟。好教我替你泪雙流。六憐你白日睡齣齣，客來不採
也不揪耕讀事務不講究，傳出去者個說起羞。那個說起愁，爲吃
烟竟把一生事業丟。好教我替你泪雙流。七憐你正人不相投，
招來多少賴食猴。送兩烟來就知厚，夥起他上屋下屋遊。三天兩
天留爲吃烟，竟把好人門面丟。好教我替你泪雙流。八憐你干
畝好田疇，年來像水打沙洲。前人田地後人守，爲甚麼東也賣幾
坵，西也賣幾坵。爲吃烟竟把祖田父業丟。好教我替你泪雙流。
九憐你受苦在後頭，錢完米盡誰應酬。凍餓難捱去討口，癮來了

手在地下掘氣在地下慙，爲吃烟竟把性命者樣丟。好教我替你
泪雙流。十憐你死後更添愁，閻王把你懶筋抽。叫你過癮去吃
口燒紅槍，拿你火牀投放你烟屋。爲吃烟竟把人身一旦丟。好
教我替你泪雙流。從今後勸你快把槍來丟，十件大禍記心頭。
仔細思量前合後，戒了烟上解父母憂。下爲兒孫謀，過能改善能
修。包你名成利也就身強體健樂悠悠。那時節登金榜占鰲頭，來
陪賢弟飲一甌。易生歌畢國治一家感動流泪，正梁如夢初醒。
大哭拜曰：弟大害臨身，蒙兄提醒，真重生父母也。國治曰：戒烟文
雖多，總不如易先生此歌句句切中。小兒弊病字字鑽心透骨，真
金石之論。但不才亦犯過才戒，煩易先生將家長吃烟之害更爲

指示使不才頓開茅塞，易生便道。凡人吃烟，都有十害：一耗錢財，吃烟花費銀錢，富者必貧，貧者無所不為，勢必典賣罄盡；二費事業，吃烟夜闌晝睡，與出作入息相反，四民方勤動，彼則伏枕困頓，何能振作事業；三傷性命，吃烟火毒薰蒸脾胃，胃敗不思食，脾敗不化食，枯瘦衰敗，焉保性命；四失品行，吃烟者直諒好友，規諫成仇，無論娼優隸卒，燒烟便是良友，有何貴賤品行；五斷禮祀，吃烟不自愛惜，設單傳獨子，一旦無常，父母無人奉養，坟墓無人祭掃，禮祀豈不斷嗎？六乖骨肉，吃烟老必速死，少必難老，設少年身死，拋父母別妻兒，能不悲哉？七損陰陽，吃烟者每誘他人共入陷坑，不思君子愛人以德，豈不大損陰陽嗎？八壞家教，吃烟家上行下

效，即訓戒子弟，亦不信，甚至妻媳皆吃，女亦上癮，嫁到婆家，被人嫌棄，家教何在？九玷聲名，吃烟者以不分內外親疎，為尊敬為大方，男女混雜，成何體統？至婦人陪客吃烟，更不近情，試想枕畔釵頭，灯前榻上，心醉日迷，言挑足引我，既引水入牆，彼必因風縱火，傷風敗俗，焉有聲名？十生事變，吃烟癮一過足，萬事無關，或燈然帳被，延燒屋宇，或妻女乘間作壞事，更或家人口角，惹氣服烟，嘔死釀成命案者，甚多者，些禍事，豈能逃脫？有此十害，故當家人斷不可食高國治，連稱妙論，妙論正梁將槍盤打碎，立誓戒烟，與正棟同燒疏盟，神永不犯戒，易善言仍勸他弟兄讀書，要了數日，恐正梁心尚不堅，邀進城遊玩一日，同至南門烟館，見一黃瘦人，該

烟錢被主人脫衣告情，易問該多少，答云二百文，易替他還了，便問無錢何必吃烟，可有職業家室否，那人曰我廩生也因吃烟窮了，教學無人請，賣了妻女，又將十四歲小兒上戲班唱小旦去了，故爾弄點吃點說罷叩謝而去，易謂正梁曰聰明人吃烟如何，正梁曰深承指教，又到西門烟館見一圍草簾人吃烟，正梁笑曰者宗人也吃烟，易曰你去問看，正梁與他挑兩錢烟，問曰你者樣窮何不戒烟，那人曰戒不脫，我先也不窮，有八百石租，因我吃烟，父母惡死，弟兄分家，兩個兒子都吃烟，田地賣完，如今妻死家盡，子逃遠方不歸，族戚不耳，年老只得討口，騙人弄錢，一天過回癮，承先生送烟厚情，只好叩頭相謝，二人走到城牆腳下，見赤身臥地，

過癮者甚多，正梁當時毛骨悚然，轉至大街見一穿紬緞人跟三個濫友扭住不放，吵道我曾送你水燈，今日就不認得，好好將原物還我，那個又道我也送過糖食水果，你就毫無情義，又來一披破毯人，一圍麻布片人勸解道，前事休題，一個借串把錢就是，那人面如血潑，只得認承借錢，易謂正梁者個人品行門面如何，正梁曰羞殺我也，次日遊至茶館吃茶，見一破衣人請一挑水人吃茶，問曰兄做大庄稼人，怎麼就在挑水挑水人曰，往年種烟頗有餘積，因前年三月打連陰烟未得收，冬糧又未種，五六月穀貴缺糧，烟田穀黃，又過雪子，因此欠賬，又因打罵小工小工吃烟嘮死一場命案，去年小媳又嘮死兩場橫事，將錢繳完，

種田不起，只得挑水度日。老兄往年販烟得利，怎麼也搞落薄了。破衣人曰：弟見往年有利，前年販烟千多兩，過陝西，利息很好。誰知路過西安，被營兵拿烟，搜出銀兩，在監內坐了一年，幾乎拖死。開釋後，討口回家，本已折完，賬又追逼，故爾做生易不起了。正梁聽罷，在路對易善言道：看來者烟是人都沾不得，來至禹王宮，見廟門前睡一叫化子，屎尿直流，氣只一線，眾人圍看，有認得的說道：此乃某武生，因吃烟，嫁妻無子，討口度日，凍餓中癮發，有死而已。自作孽，誰憐他。正梁只得搖頭吐舌，及遊到城隍廟，看見火牀地獄，罪人在牀，閉眼含槍，渾身燒焦，枕被皆是紅火，滿室黑暗，易一一指示，正梁嚇得大汗流下，想道：我若到此，如何得了。回店向

易善言再拜道：弟蒙兄指點，見者些活報，心胆俱碎，從今永戒矣。數日別易回家，細言所見，一家驚喜，遂拒絕烟友。於是父理家，兄弟仍讀書，立志月餘，但覺精神清爽。數年學問精進，家亦順遂。兄弟各生一子，道光廿七年院試，弟兄皆入學。擇日治酒，先請易善言至家，時易已補廩，臨期親友集齊，正梁請易列首坐，拱手向眾言曰：歌承親朋，動玉步，聽我告稟。人在世，須當要早務。正經想起我，早幾年實在糊混，吃洋烟險些把命喪家，傾多蒙得易先生前，後提醒，流泪歌唱出來，句句鑽心，又引我看過了多少報應。纔發誓戒了烟，永不沾唇。到今朝神默佑，雖把學進也虧了好朋友。苦口叮嚀，不戒烟，我靈心早已薰燬，又焉能作文字，還有精神不戒。

烟媽惡壞一家上癮，又焉能父母喜，弟兄成名不戒烟，無有兒田，會賣盡，又焉能妻生子家業復興，不戒烟死受罪，生遭貧困，又焉能有今日治酒會親，我本是該死的手，足在硬，易先生就是我活命恩人，望親友將烟弊逢人指引，勸世人戒了烟，免誤前程。○說罷，向易再拜致謝，易扶起曰：賢弟可謂勇於改過，到底有根基的人，前程自此遠矣。眾人聽罷，回家互相勸戒，田地各做正莊稼，一方人都不吃烟，不種烟，不販賣烟，由是年年豐收，真是善可回天。從此看來吃烟者，雖多屬聰明之人，一時昏迷，還是要人提醒。如高氏弟兄，不得易善言苦口勸轉，必至人亡家破，而不惜，又要如高氏弟兄，納諫聽勸，乃能終獲美報，惜乎今俗澆漓，日甚，雖有善言之勸，而無正梁之聽，卒至人喪財亡，而不悟也，不亦深可悼哉。

假善訴苦

咸豐元年營山縣有一居士，婆婆冉饒氏配夫冉之英，生子天盈，娶妻貝氏，單說饒氏生來口是心非，外慈內毒，猶且拋散五谷，多喂雞鴨，徒充口腹，不惜物命，又假盲吃齋，唸佛，與一起浮屠往來，陽則代為募化，陰則得利同分，引誘良家婦女，敗壞空門清規，其弊有莫可勝言者。饒氏每月吃朔望齋，但逢將齋頭一天，便要兒子媳婦或殺雞，或炖肉，以封齋，既齋之後，又要兒子媳婦辦葷，以開齋，或彼齋日，家中有客用葷，彼便借齋一日，吃了來日補齋，那日廟中中元會，饒氏領簿募化多金，將要往廟拜會，前一日吩咐

媳婦殺雞封齋誰知媳婦貝氏身懷有孕已經發作要產是日故

未宰殺當午之時饒氏見無雞肉上席遂停飯不餐向天盈大罵

曰謳見奴才不由我心火上冒媽你要去拜佛的不可冒火呵者一陣激得我怒

氣難消明日裡是那中元會醮娘要往慈雲庵去把佛朝媽兒

事惹發你者善老平日裡有規矩未必不曉兒忘懷了到或煮

肉或烹雞封齋款條者樣規條人今日問我也曾諄諄致告叫媳

婦在廚下備辦美餚奈何他要臨盆辦不得菜你就該相替代莫把令傲你老

吩咐他辦菜為甚麼到此時未見葷調者回算我錯了拜佛歸來

我又不得為甚麼到此時未見葷調我好好的辦些肥雞瘦肉

開齋此一去有三天腥葷戒了怕的是難熬過心內枯焦三天都

虧得那扯不念你平日問也還盡道定咒你遭雷打又被火燒難熬過

陀佛虧得你老我去後急忙辦開齋菜料好菜料曉得辦你倘歸

來無好菜定打不饒○饒氏吩咐畢手提香籃項掛素珠便邀東

家姨娘西家姊妹一時就有李藥婆王么姑盧接生娘馬母老虎

尤美人者一趕神氣說說笑笑嘻嘻嘎嘎一路往慈雲庵而去却

說慈雲庵中有一當家司名僧了佈和尚中年出家因在俗不務

正業嫖賭嚼搖將一分家務浪蕩完了窮無所歸纔披髮空門不

過賴佛逃生的意思自入庵內外假裝六塵不染五蘊皆空的樣

子逢人致恭且敬合掌口稱阿彌陀佛兼吃長齋由是一鄉之人

皆被迷惑無不贊他為真心修煉的禪師每每指佛化經裝修寺

院並化會建醮人皆傾囊樂捐數年之間募化甚多乃為之縫製

衣衫置買器物、然名雖稱寺院、為清靜之所、其實較在俗之富家、
殷室、其享受猶覺好過也、且當眾人之前、葷腥不吃、若退坐私居、
而五葷未嘗一飽離也、更借饒氏為引誘之媒、入大戶而掛經掛、
會誘婦女而拜、仍拜佛、今日見饒氏引些二居士入廟、便笑容可、
掬、遠遠接住曰、阿彌陀佛、不知吹甚大風、將眾女菩薩吹來了、即、
引入客堂、命小沙彌奉茶裝烟、款洽畢、便問道、諸女菩薩、只怕還、
未吃午齋、眾答道、我們俱已用了、惟饒老居士、因兒媳未曾與他、
辦菜、故息氣未吃了、佈聽得、即請饒婆到內禪房用飯、私擺炖雞、
肉一碗、腊羊肉一碗、藥酒一瓶、饒氏上坐了、佈旁陪、殷勤奉茶、勸、
酒再三、求女菩薩向拜會眾婦女、多化功果、饒氏首肯不題、再說、

眾婦女各執信香、跪在佛前、敲起木魚、口唸佛偈、子曰、誦、捧香

炷、忙跪下、南無志心皈依念佛、法阿彌陀佛、王公王家女拜菩薩、

南無求聰明會做花、阿彌陀佛、李葯我燒香、無別話、南無用藥、

墮胎莫鑿察、阿彌陀佛、尤美尤氏女把頭喙、南無暗使丈夫耳朶、

朕、阿彌陀佛、盧接盧接生把供打、南無多出難產把財發、阿彌陀

佛、馬母小居士本姓馬、南無求神護佑嘴勁滑、阿彌陀佛、王公我

燒香、心無假、南無神在虛空定然誇、阿彌陀佛、饒氏你燒香、本無

假、南無神佑你挑龍繡鳳現爪牙、阿彌陀佛、尤我燒香、更無假、南無

仰祈諸神要笑納、阿彌陀佛、饒你燒香、也無假、南無神保你丈夫能

歸你管轄、阿彌陀佛、盧我存心善念大、南無冥漠之中報無差、阿彌

陀佛饒你存心善本大南神保佑方方生產都請他阿彌陀佛馬

若論我善更大南恐有口過求超拔阿彌陀佛饒若論你善也大

南神保佑合境都不把你惹阿彌陀佛李我居心本正大南切勿

撿咎用藥差阿彌陀佛饒你居心本正大南神佑你人請打胎生

血巴阿彌陀佛眾居士我勸化南改過遷善享榮華阿彌陀佛佈

眾齋婆你勸化南神佑你茄子樹上結南瓜阿彌陀佛饒承師夫

慈悲大南無有鹹菜我家抓阿彌陀佛眾那鹹菜我願抓南神保

你喂出猪有牯牛大阿彌陀佛眾齋婆佛偈唱畢退在後殿眾

女之中也有真心拜佛的也有靜坐寡言的有一趕不成行的婦

女嘲情不已總難及饒婆婆那張利嘴聲氣又大笑話又多時而

問人的丈夫好不好時而問人的公婆賢不賢時而問人妯娌好

不好時而問人兒女乖不乖一廟喧嘩之下佛堂也儼若街市者

話不題又說拜會中有一文張氏已生二女呂下又懷胎孕饒氏

問道文大嫂膝下生有幾男張氏見問遂嘆口氣你老人家不知

我的命苦聽我道來詞時纔間女菩薩將我動問不由奴者一陣

暗放悲聲你流淚做啼大半莫得兒年紀自嫁郎有五載也常懷

孕生兩胎皆屬那別姓之人哦連生兩個女怎麼又不丟了善

手近月來又上身男女未定倘生下又是女怎樣了清哎呀世間

難養又要纏腳蓄髮又要教他剪裁又要賠奩費一肚子力配得

女婿不好嫌賤打罵還要惹啞氣聽我的話者胎是女或與水盆

尿桶打個親家免得後來淘氣不盡今日裡來拜會把神恭敬為的是求保佑早降

麒麟哦原來只為者事來拜佛你只多出些功果錢把和尚自然會生兒子的問婆婆有幾子將你孝

敬討媳婦又添了幾位令孫○你要問我的命苦聽我說來誦聽

你動問把氣嘆且將情由說一番自幼配夫把命短丟下一子甚

慘然只要有後人便是好娶媳貝氏不能幹二胎生女莫得男生

檢起未曾的討了媳婦未曾心想未曾撿起難盤算又便一齊叫他用水淹哎呀你老人目下

發作要生產未知者寶翻不翻倘若又再若是女有主見依然斷

送鬼門關非是我心太不善要空身子好生男○二人正嘆眾婦

催走各散饒氏歸家他兒子就端碗雞肉把他吃饒氏問道此雞

從何而來其子道你媳婦生了一女是兒殺與他吃留下的饒氏

譚說生女便驢着臉大聲說道今當反亂年歲生男育女是最難

養的又要包纏又要放人戶陳大姑為女踩偏了脚活活息死了

羅大娘為女與大家人戶開親把家務都拖窮了你們要檢女看

你們各人的能幹我是不管的我是吃齋的人叫你丟了我也不

說阻你莫丟我也不說你各人自打主意為妙阿彌陀佛我是昧

叫你丟女的他媳婦聽了一想婆婆所說的話是明明叫他丟的

派頭又不居叫丟的名色倘若撿起終久要受他下賤要他何用

便將女嬰丟入便桶淹壞饒氏聞之又說道者是你心甘意願丟

的我未叫你丟也罷只要把身子空了還怕昧得生的勸莫息

氣不題再說文張氏拜佛歸家丈夫要出門貿易向妻囑曰於今

刀兵蜂起現成家口都難養活若你在家再生是女務須莫撿免

得淘力言畢而去。張氏在家，不覺十月胎完，生下又是一女。心想丈夫臨去之時，吩咐我莫撿女。那日在庵，饒婆婆也言女不可撿。我若依他們之言，將女丟了，但他是來投生的，況古言說得好，兒女前世修種子，隔年留，皆因我未修積得好，故而今世轉女身。三胎生女，亦是我欠了兒子債，若再丟女，豈不是罪上加罪了？又打甚麼主意，纔瞞過丈夫，因想道：我有一個姨表弟媳，生兒死亡，現在有乳兒，屬貧窮，不免託他撫養，每月私給工食，必是肯的。於是託人將彼接來，告明其故，彼欣然應諾，即便抱去，不題。更言張氏丈夫一日歸家，問及生產之事，張氏假意對夫流淚說：夫囑託生女，莫撿，不料果又是女，故一下地，即便淹死，從今後還望夫君多

培德行，但願天神保佑，早生男兒接後。言畢，他丈夫信以為真，就不說了。後數年，張氏丈夫亡故，張氏將么女抱回，與大女二女撫養成人，皆嫁富家大族，接母輪流奉養，至今猶存。再說饒氏媳婦，貝氏未幾又懷有孕，饒氏聽信妖僧了佈之言，說他會算胎孕男女，他算貝氏此胎，又是一女。饒氏說知媳婦，貝氏遂請藥婆用藥打下，却是一男。貝氏昏死半晌，醒來向婆婆丈夫哭訴曰：詞時纔媳婦昏一陣，忽見鬼差到我們，鉄鍊鎖我往前邊。三個女兒隨後跟。我肯信，那們大點東西，都曉得作鬼。挪挪扯扯鬼門進，見得幽冥活閻君，罵我是一個豺狼性，不該數次淹女嬰。反亂年歲，養女無益，你怎不對閻君說。判官翻簿俯跪稟，絆連婆婆活不成。你淹女怎的絆倒我。說婆主謀害的命，平常是個假善。

人。我那些是假善人，卽或是我陰倒事，他又怎曉得。心毒面慈，不守分嘗與妖僧哄錢銀，引誘良婦多得很，敗壞清規好佛門。就希奇了，未必那僧人就全無過犯。又聽妖僧亂談論，指男作女墮胎嬰。於今惡孽都造盡，不久俱要死幽冥。冥王殿前去對審，要受地獄苦惱刑。你又怎麼送轉來了。又恐世人不肯信，反說報應無有真。叫我回陽莫瞞隱，好勸世人快回心。鬼哥將鍊套我頸，頃刻之間命歸陰。○說罷血崩而死，饒氏聽得毛骨悚然，日夜不安，未幾得下疫症，醫藥罔效，閉眼見淹死女嬰，並貝氏要命，不久大叫鬼卒用銅錘打他，口吐鮮血而亡。斯時僧了佈亦在害疫症，死去鎖押到冥君殿下跪着，此時饒婆子與媳婦貝氏先已跪下，冥君一見，怒髮冲冠，先罵饒婆曰：你者惡婦在世假冒善人

之名，帶素珠吃長齋，儼然皈依佛法的模樣，其實引誘良婦，壞人名節，叫人溺女殺胎，又借化緣與和尚分肥，有何辨言。你講饒氏叩頭道：閻君在上，容小罪婦辨來，辨得不合情理，再施刑不遲。小罪婦那一天未沾點油腥，又多勸婦女拜佛，仍過若說勸人溺女的事，於今反亂世界，一個養一個，都難得養活，若生女多了，豈不累倒都莫得飯吃，必定餓死。縱然養大，又要纏脚梳頭，教他剪裁，出閣之時，又要打發，嫁得男家不好，爹媽還要息氣，倘或走偏了脚，父母被他玷辱，到不如先淹死，等他再投男胎，那些不好。若論掛功果與和尚同分，你看我淘了多少力，說了多少話，纔把者些居士婆婆團攏來，就是瓜分一點功果，不過是够點身工而已。閣

王大怒罵道、惡婦你還要強辯、我不折倒你的話、你是不含服的、就講吃齋一事、固是好的、古人每祀必齋者、蓋以齋之爲言、齊也、所以齊其心之不齊也、凡在吃齋者、務要掃去私慾、百念不生、然後可以感神格天、惡婦吃齋、先要用葷封齋、齋過之後、又用葷開齋、是齋纔一日、而兩日得其便宜、無人不願吃齋也、且說你勸婦女拜佛的過錯、從來女子原要常處閨中、不得拋頭露面、卽言求神悔過、家有竈神、堂上公婆、便是兩尊活佛、只要他能守婦道、敬重竈神、孝順公婆、者就無過了、你偏要一陣糊說、反言竈王無形、公婆是個活人、你恭敬他、他未必能降福免災、不若在廟中拜那佛像、多出功果、便無量受福、弄得者些婦女、反把竈神不恭敬、公

婆不孝順、甚至於打打拌拌、往來廟地、圖飽僧人之眼、做出許多不勾當的事來、則是佛堂儼若妓館、其罪伊於胡底、若論叫人溺女一事、更屬可惡之極、蓋天地有陰陽、則萬物生、夫婦有配偶、則男女產、若獨有男而無女、則人類之生育、不亦絕乎、况螻蟻尙且貪生、而人豈不惜命、縱是女子、也是來投生的、並非來投死的、蓋天生一物、必有一路、縱說貧窮難養、無妨另抱他人、也存得一條性命、說難打發、古言嫁娶、稱家之有無、你就全不賠奩、未必婆家就不接了、若怕傷臉、只要你家教得好、有何敗壞之事、速令鬼卒、將惡婆先剖心、次割舌、以及凌遲抽腸、抽筋、油鍋、刀山、磨推、鋸、解、一切苦刑受畢、然後打入黑暗地獄、斷罷、又指僧了佈而大罵曰、

禿奴既歸空門，就要謹守清規，不貪紅塵，才是禿奴的本分。乃胆敢指佛會而網利，借僧名而斂財，且見婦女入廟，便生無限歡喜。其中之行爲，真有莫可明言者。况陽則對眾吃齋，陰則飲酒茹葷。萬惡叢生，有何話說。令鬼卒與我拿去，剝皮抽筋，挖心割舌，後打入新設無間地獄，永不超生。又罵貝氏曰：你前生未修，今世纔變婦人，何其不循婦道。連溺三女，又打一男胎，忍心若是，死有餘辜。貝氏叩頭道：閻王在上，若論打胎溺女之事，皆是婆婆主謀。我是下輩，敢不依從。閻王怒曰：糊說。溺女雖是婆婆教使，係你舉手。你若有點仁心，婆婆縱使你溺，你將情理說明，女是我生的，我甘願受苦，不要婆婆耽心。未必你婆婆就是鉄打心腸，全無回心嗎。皆

由你平昔懶惰，不愛養女，故未生女之先，便懷溺女之意。只等婆婆開口，便合你心惡。婦你還要強辯，命鬼卒將他拋刀山下油鍋，挖心抽腸，割舌剝皮，地獄苦刑受畢，然後打入血湖池中，受苦百年。發變母猪四次，以償溺女打胎之罪。從者案看來，婦女總要自重。縱言求佛，仍過錫福消災。你家庭中，有一位竈神，乃人間司命之主。天上耳目之神，只要遵守六戒，朝夕恭敬，無有違犯。菩薩自然上奏。玉京添福延壽，賜子消災，何必舍近而求遠也。况堂上更有兩尊活佛，你果能早晚服事殷勤，恭敬孝養，天神自然歡喜。諸邪自然遠避，則過不待仍而自仍矣。吾願世之爲婦者，與好溺女者，於此而警惕之，尤願世之入空門者，亦以此爲戒可也。



皇朝通志

卷一

三

